

撰集百缘经 10 卷

[卷第一](#) [卷第二](#) [卷第三](#) [卷第四](#) [卷第五](#)
[卷第六](#) [卷第七](#) [卷第八](#) [卷第九](#) [卷第十](#)

[菩萨授记品第一](#)，[报应受供养品第二](#)，[授记辟支佛品第三](#)，[出生菩萨品第四](#)，[饿鬼品第五](#)，[诸天来下供养品第六](#)，[现化品第七](#)，[比丘尼品第八](#)，[声闻品第九](#)，[诸缘品第十](#)。

No. 200

撰集百缘经卷第一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

菩萨授记品第一

(一) 满贤婆罗门遥请佛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彼南方有一婆罗门，名曰满贤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似毘沙门天，德信贤善，体性调顺，自利利他，慈愍众生，如母爱子。于异学所，施設大会种种肴饍，常恒供养百千诸外道等，悕望欲求生梵天上。时彼满贤有一亲友，从王舍城来诣彼国，到满贤所，叹佛法僧所有功德，名声远彻，三达遐鉴，名婆伽婆，今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，为诸天、龙、夜叉、捷阇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，人非人等，国王长者及诸民众，皆共供养尊重赞叹。彼所修习，其味精妙，遍于世界，无不钦仰。时婆罗门闻彼亲友叹佛功德，深生信敬，寻上高楼，手执香花，长跪合掌，遥请世尊，作如是言：「如来今者实有功德，使我所烧香气，馥馥遍王舍城，并所散花，当佛顶上于虚空中变成花盖。」作是誓已，香花寻至，当佛顶上，变成花盖，香烟垂布遍王舍城。

尔时阿难见斯变已，前白佛言：「如此香云，为从何来？」佛告阿难：「南方有国，名曰金地，彼有长者，字曰满贤，遥请于我及比丘僧。吾当往彼受其供养，汝等各自皆乘神通，往受彼请。」时诸比丘，受佛勅已，乘虚往彼，去祠不远，佛以神力，隐千比丘，唯现单已，执持应器，至满贤所。

尔时长者，闻佛来至，将五百徒众，各各赍持百味饮食，奉迎如来。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光明晖曜，如百千日，安详雅步，威仪可观，前礼佛足。「善来世尊！慈哀怜愍，今见纳受我等施食。」佛告长者：「设欲施者，投此钵中。」及五百徒众，所赍饮食，各各手自投佛钵中，不能使满。「奇哉世尊！有是神力。」心即调伏。千比丘僧，钵亦皆满，忽然现前，绕佛世尊。时彼长者叹未曾有，即便以身五体投地，发大誓愿：「持此施食善根功德，未来世中，盲冥众生，为作眼目；无归依者，为作归依；无救护者，为作救护；未解脱者，为作解脱；未安隐者，为作安隐；未涅槃者，令入涅槃。」发是愿已，佛便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遍照世界，作种种色，绕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前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有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颇见富那长者供养我不？」阿难白言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于未来世，过三阿僧祇劫，具菩萨行，修大悲心，满足六波罗蜜，当得成佛，号曰满贤，过度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佛说是满贤缘时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）名称女请佛缘

佛在毘舍离，弥猴河岸重阁讲堂。尔时世尊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入城乞食，到师子家。时彼长者有一儿妇，字曰名称，见佛威颜种种相好，庄严其身，前白大家：「如此之身，叵可不？」姑即答曰：「汝今若能修诸功德，发于无上广大心者，亦可获得所有相好。」时彼儿妇闻此语已，便从姑妯，求索财物，设会请佛。饭食已讫，持种种花，散佛顶上，在虚空中变成花盖随佛行住。见是变已，喜不自胜，五体投地，发大誓愿：「以此供养所作功德，于未来世，盲冥众生，为作眼目；无归依者，为作归依；无救护者，为作救护；无解脱者为作解脱；无安隐者，为作安隐；未涅槃者，为作涅

盘。」尔时世尊观彼女人发广大心，即便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遍照世界，作种种色，绕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前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有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见此名称女人供养我不？」阿难白言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今此名称发广大心，善根功德，过三阿僧祇劫，具菩萨行，修大悲心，满足六波罗蜜，当得作佛，名曰宝意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佛说是名称缘时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窳惰子难陀见佛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唯有一子，名曰难陀，甚为窳惰，常喜睡眠，不肯行坐，然极聪慧，与众超绝，于寝卧中，听采经论，无不博达其中义味。时父长者见子聪明善解经论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今当请富兰那等外道六师，来至家中，令教我子。」作是念已，设诸肴饍，寻即请呼：「饭食已讫。」白六师言：「我唯一子甚为窳惰，眠不肯起，唯愿大师，为我教诏，令修家业及以经论。」时六师等即共相将，往到子所；而卧不起，况复为其请命敷坐？时父长者见子如是，以手檣颊，甚用苦恼忧愁不乐。尔时世尊常以大悲，昼夜六时观察众生，谁受苦恼，辄往至彼，为其说法，使令开解，即便见彼长者，为子所恼扶颊而坐，将诸比丘来至其家。于时窳子，忽然惊起，为佛敷坐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呵责窳惰多诸过咎。寻自悔责，深生信敬。佛便授其一栴檀杖，与彼窳子：「汝今若能于精勤中，少加用心，扣打此杖，所出音声甚可爱乐，闻此声已，能见地中所有伏藏。」时窳子，寻即取杖，扣打出声，皆悉得见地中伏藏，喜不自胜，而作是念：「我今于此精勤之中，少许用心，尚能获得如是大利，况复勤加役身出力，于将来世，必获无上大利益事。我今当就勤加役力入海采宝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便唱令，告众人言：「谁欲入海采大珍宝？我为商主。」众人竞集共作要誓，入于大海，各获珍宝，皆安隐还，设诸肴饍请佛及僧，供养讫已，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即便以身五体投地，发大誓愿：「以此供养善根功德，使未来世盲冥众生，为作眼目；无归依者，为作归依；无救护者，为作救护；无解脱者，为

作解脱；无安隐者，为作安隐；未涅槃者，令使涅槃。」发是愿已，佛便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绕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前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以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^四见是窳惰子入海采宝，设诸肴饍供养我不？」阿难白言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此窳惰子，于未来世，过三阿僧祇劫，当得作佛，号精进力，过度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五百商客入海采宝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有一商主，将五百贾客，共入大海，船破还回，昼夜勤加跪拜诸神，以求福佑；第二第三，重复入海，船坏如前。时彼商主，福德力故，竟不溺水，还达本土，生大苦恼，作是念言：「我每曾闻，有佛世尊，得一切智，诸天世人无有及者，哀愍众生，自利利他。我今当称彼佛名号，入于大海；若安隐还，当以所得珍宝之半，奉施彼佛。」作是念已，即集商人，共入大海，称佛名号，大获珍宝，安隐回还。达到家中，观其宝物，爱恋贪惜，不肯施佛，作是念言：「若减此宝，持半与者，自无已许。我今当就持此宝物，尽持与妇，当从彼边，索少许钱，市易熏陆，持诣祇桓，烧香供养。」作是念已，如其设计，索得两钱，市易熏陆，持诣祇桓，烧香供养。佛以神力，令此香烟氤氲垂布遍覆祇桓。时彼商主，覩斯香烟，深于佛前而自悔责：「我今云何向佛世尊，恡惜此宝，而不施与？今者如来，实有神力，令此香烟遍覆祇桓，甚为希有！我今当设肴饍饮食，请佛及僧，就舍供养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便长跪，请佛世尊。佛默然许。还归到舍，办具饮食，明日时到，遣使白佛：「餐具已办，唯圣知时。」尔时如来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，往到其家。受彼供已，佛为说法慳贪过恶，心开意解，更取宝珠，散佛顶上，于虚空中，变成宝盖，随佛行住。见是变已，即便已身五体投地，发大誓愿：「以此供养善根功德，于未来世，盲冥众生，为作眼目；无归依者，为作归依；无救护者，为作救护；无解脱者，为作解脱；无安隐者，为作安隐；未涅槃者，使令涅槃。」发是愿已，佛即微笑，从其面门出五色光，绕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前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以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见是商主以惭愧心供养我不？」阿难白佛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今此商主以供养我故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生天

上、人中，常受快乐，过三阿僧祇劫，当得作佛，号曰宝盛，度脱众生，不可称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贫人须摩持缕施佛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有一织师，名曰须摩，贫穷困苦，家无升斗，常行客织，用自存活。又于一日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以先身不布施故，今值贫穷，困苦如是；我于今者，复不布施，于将来世，遂贫转剧。」作是念已，「我今当更勤加役力，推求少物，持用布施，于未来世，傥得是报，即便求索，得少许缕。」涉道归家至一巷中，遥见世尊，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，入城乞食。前诣佛所，寻持此缕，奉施世尊。世尊受已，即现衣破，寻用缝衣。时须漫那见佛世尊缝补破衣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发大誓愿，即于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「所施虽微少， 值大良福田，
 奉施世尊已， 誓愿后成佛。
 过度群萌类， 其数不可量，
 大威德世尊， 当证知此事。」

尔时世尊说偈答曰：

「汝今值我故， 归诚发信施，
 未来当成佛， 号名曰十綖，
 名闻遍十方， 度脱不可量。」

尔时须摩闻佛世尊说此偈已，深生信敬，五体投地，发大誓愿：「持此施綖所有功德，于未来世，盲冥众生，为作眼目；无归依者，为作归依；无救护者，为作救护；无解脱者，为作解脱；无安隐者，为作安隐；未涅槃者，令使涅槃。」发是愿已，佛便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绕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前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有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见是贫人须摩以綖施我，心怀欢喜发大誓愿不？」阿难白言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彼须摩者以殷重心，施我綖故，于未来世，当得作佛，号曰十綖，广度众生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婆持加困病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有一长者，字婆持加，甚大恶性，喜生瞋恚，无有一类与共亲善，然于六师生信敬心。于后时间，遇疾困病，无人瞻视饮食医药，余命无几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今困苦，理极正尔，谁能救济我所寿命？我当终身善好奉事。」思惟是已，「唯佛世尊能救我命。」即于佛所，生殷重心，渴仰欲见。尔时世尊，常以大悲，昼夜六时，观察众生，谁受苦恼，我当往彼而拔济之，软语说法，令彼心悦；若堕恶道，为设方便，而拔济之，安置人天，使得道果。尔时如来即便观察，见彼长者，为病所困，憔悴叵济，无人瞻养，即放光明，照病者身，令得清凉。心即惺悟，喜不自胜，五体投地，归命于佛。尔时世尊，知婆持加善根已熟应受我化，即便往诣彼长者家。忽然惊起，合掌奉迎：「善来世尊！」敷座而坐。佛问婆持加：「汝今患苦，何者最剧？」答曰：「我今身心俱受苦恼。」佛自念言：「我于旷劫，所修慈悲，誓疗众生身心俱病。」时天帝释，知佛所念，即诣香山，采拾药草名曰白乳，以奉世尊。佛得此药，授与婆持加，令使服尽，病悉除愈，身心快乐。即于佛所，倍生信敬，即便为佛及比丘僧，设诸肴饍，供养已讫，复以上妙好衣价直百千两金，奉上佛僧，发大誓愿：「以此供养善根功德，如今世尊治我身心，一切众病，快得安乐，使我来世，治诸众生身心俱病，使得安乐。」发是愿已，佛便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绕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前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有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颇见彼长者子以其病差设供请我及比丘僧不？」阿难白言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于将来世，得成为佛，号释迦牟尼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）王家守池人花散佛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尔时波斯匿王未闻有佛，昼夜六时，赍持香花，奉事天神。佛以出世，得成正觉，将欲教化波斯匿王，故着衣持钵，往诣王所。时波斯匿王见佛来至，光明晃昱，照耀天地，威仪庠序，人中挺特，心怀欢喜，请命使坐，设诸肴饍。供养讫竟，佛便为王，种种说法，即于佛

所，深生信敬，舍事天神，心不奉拜。于是波斯匿王日复三时，赍持香花，供养如来。时送花人，奉王花已，自捉一花，欲诣市肆，路值外道即问之曰：「汝赍此花，为欲卖不？」答言：「欲卖。」时须达长者复来到边，复问彼人：「汝捉此花，为欲卖不？」皆言欲卖。时此二主，各共诤竞，倍共偿价，遂至百千两金，故不肯止。时赍花人问外道言：「汝买此花，为何所作？」外道答言：「我用供养那罗延天，以求福佑。」次问须达长者：「汝买此花，用作何等？」须达答言：「用供养佛。」赍花人言：「云何为佛？」须达答言：「前覩无穷，却覩无极，三界中尊，诸天世人，皆共敬仰。」时赍花人，闻是语已，密怀欢喜，作是念言：「须达长者安详审谛而不卒暴，乃于今日，为此一花，共偿价数乃至百千两金，赍持欲去。今者必有大利益事，不计贵贱，必欲得之。」时赍花人，即答二主：「我华不卖，自欲持去用供养佛。」须达闻已，喜不自胜，寻将彼人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甚怀信敬，持所捉花，而散佛上，于虚空中变成花盖随佛行住。见是变已，即便以身，五体投地，发大誓愿：「以此散花善根功德，使我来世，盲冥众生，为作眼目；无归依者，为作归依；无救护者，为作救护；无解脱者，为作解脱；未涅槃者令使涅槃。」发是愿已，佛便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绕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，前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以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见此守园人不？持此一花，散我上者，于未来世，过三阿僧祇劫，当得成佛，号曰花盛，度脱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二梵志各诤胜如来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二梵志，一者深信佛法，常说如来所有功德，三界中尊最为第一；其第二者深着邪见，言诸外道六师之徒亦最第一无与等者。如是纷纭，遂共诤竞，无有休息，乃至上闻。波斯匿王召二梵志，问其所由，有此诤竞？信外道者言：「我所奉事富兰那等，实有神力，殊胜于彼瞿昙沙门。」王复问彼信佛者曰：「汝今所事瞿昙沙门，有何神力？」梵志答曰：「我所奉事瞿昙沙门绝有神力，无有及者。」时波斯匿王闻其两大梵志语已，而告之曰：「卿等今者，各自称誉，所奉天神最为第一。我今为汝到七日头，于平博处，聚集人民百千万众，试彼神验。卿等二

人，各自烧香，散花洒水，请汝师等来此会中，当共供养。」时二梵志闻王语已，各相然可。至七日头，王勅民众，聚集已讫，时二梵志在大众前，各发誓愿。信富兰那者，寻取香花并及净水，在大众前发大誓愿：「若我所奉富兰那等，有神力者，令此香花并及净水，于虚空中至我师所，令知我心来赴此会；若无神力，使此香花及以净水住而不去。」作是誓已，寻散香花并及净水，皆住不去，即便堕地。时诸大众见是事已，无有神验，各相谓言：「今富兰那等实无神力，虚受国中我等供养。」作是语已，时信佛者，于大众前，复取香花及以净水，散于空中作是誓言：「如来今者实有神力，使此香气所散诸花及以净水，至如来所，亦知我心来赴此会。」作是誓已，寻即遥散，烟云垂布，遍覆舍卫；所散诸花，于虚空中，变成花盖，至如来上，随佛行住；及以净水如琉璃，遥洒佛前地，寻即来至。时诸大众覩斯变已叹未曾有，深于佛所，生信敬心，舍不奉事诸外道等。时彼梵志所愿既获，即便以身五体投地，发大誓愿：「以此香气散华洒水所有功德，于未来世，盲冥众生，为作眼目；无归依者，为作归依；无救护者，为作救护；无解脱者，为作解脱；无安隐者，**为作安隐**；未涅槃者，使令涅槃。」发是愿已，佛即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绕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前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以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见是彼大梵志香花净水供养我不？」阿难白言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彼大梵志于未来世，过三阿僧祇劫，当得成佛，号曰不动，度脱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佛说法度二王出家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有二国王，常共忿诤，多害民众，昼夜阴谋，无有休息。时波斯匿王观彼二王，流转生死，恐难拔济于生死中。欲使解脱，往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坐一面白言：「世尊！今者如来无上法王，观诸众生有苦厄者，为作救护，于鬪诤间，能令和解。今此二王，常共鬪诤，多所伤害，久挟怨讎，不可和解，唯愿世尊和彼二王，使不鬪诤。」佛即然许。尔时如来于其后日，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而自围绕，诣波罗[木*奈]国鹿野苑中。时彼二王各集兵众，便欲战击，一则怯弱，甚大惶怖，退诣佛所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王，说非常偈：

「高者亦随堕， 常者亦有尽，
生者皆有死， 合会有别离。」

尔时国王闻佛世尊说是偈已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即于佛前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，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。彼第二王闻佛世尊度其彼王已令出家，心意泰然，无复怖畏。次来佛所，顶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听佛说法，甚怀欢喜，寻请世尊，佛即然可。还归本国，设诸肴饍，请佛及僧，饭食已讫，即于佛前，发大誓愿：「以此供养善根功德，于未来世，盲冥众生，为作眼目；无归依者，为作归依；无救护者，为作救护；无解脱者，为作解脱；无安隐者，为作安隐；未涅槃者，为作涅槃。」发是愿已，佛便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绕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前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以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见此盘遮耶王供养我不？」阿难白言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由供养我故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过三阿僧祇劫，当得成佛，号曰无胜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◎长者七日作王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及阿闍世，恒共忿诤，各集四兵，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而共交战，时波斯匿王军众悉败。如是三战，军故坏败，唯王单已道入城内，甚怀忧惨，愧耻委地，忘寝不食。时有长者，多财饶宝，不可称计，闻王愁恼，来白王言：「奴家多有金银珍宝，恣王所用，可买象马赏募健儿，还与战击，可得胜彼。今者何故，忧惨如是？」王即然可。大出珍宝，奉上与王，募索健儿，遍行诸国，以求策谋。有一健夫，来应其募，到祇洹门中，见二将士共论战法。一将士言：「于阵前，先置健夫，次置中者，后置劣者。」闻是语已，还归白王，具说将士所论兵法。王闻是语，即集四兵，如彼所论，健者置前，劣者在后，寻共交战，即破彼军，获其象马，即便捉得阿闍世王，大用欢庆，与共同载羽宝之车，将诣佛所，白言：「世尊！我于彼王，长夜之中，初无怨嫉，而彼于我返生怨讎。然阿闍世其父先王，是我亲友，不忍害命，今欲放去还归本国。」尔时佛赞波斯匿王：「善哉善哉！于亲非亲，心常平等，贤圣所赞。」即便为王而说偈言：

「负则生忧惧， 胜则怀欣庆，
汝今放彼王， 二俱生欢喜，
若能息胜负， 最妙第一乐。」

时波斯匿王闻佛世尊说是偈已，即放阿闍世还诣本国，自归舍卫，而自念言：「吾今所以战鬪获胜，由彼长者资我珍宝，赏募将士，今得胜耳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召长者，而告之言：「吾由汝故，资我珍宝赏募勇健，战鬪得胜。我今当还报卿之恩，恣汝所愿。」是时长者跪白王言：「施我无畏，敢有所道。」王即答曰：「听汝所说。」长者白言：「我今愿欲代王七日治政天下。」王寻听许，满长者愿，即为击鼓立正为王。击鼓唱令，使其境内咸令闻知，皆得自在。寻即遣使勅诸小王：「各令七日罢诸王课，来朝拜我，归依三宝，请佛供养。」七日既满，甚大欢喜，即便以身五体投地，发大誓愿：「持此七日作王功德，于未来世，盲冥众生，为作眼目；无归依者，为作归依；无救护者，为作救护；无安隐者，为作安隐；无解脱者，为作解脱；未涅槃者，令使涅槃。」发是愿已，佛便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绕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前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以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叵见彼大长者七日作王不？」阿难白言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彼大长者，由请我故，于未来世，过三阿僧祇劫，当得作佛，号曰最胜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佛说是长者作王缘时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撰集百缘经卷第一

撰集百缘经卷第二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

报应受供养品第二

（一一）◎船师请佛渡水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伊罗拔河边有诸船师，止住河侧。尔时如来将诸比丘，诣彼聚落，欲渡于水化诸船师。是诸人等，见佛来至，各怀欢喜，乘船渡水，前礼佛足白言：「世尊！明日屈意，乘船渡水。」佛即然可。庄严船舫，平治道路，除去瓦石污秽不净，竖立幢幡，香水洒地，散众妙华，庄严船舫，待佛及僧。尔时世尊明日时到，将诸比丘，往至河侧，乘船渡水，至彼聚落，敷座而坐。诸船师等，察众坐定，手自斟酌肴饍饮食，供养讫已，皆于佛前，渴仰闻法。尔时世尊即为如应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，乃至发于无上菩提心者。时诸比丘，见是供养，及渡于水，怪未曾有，前白佛言：「如来先世宿殖何福？今者乃有如是自然供养，及以渡水。」

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毘闍婆，将诸比丘，游行他国，教化众生。至一河侧，有诸商客，赍持珍宝，从他邦来，到彼河岸，见佛世尊及六万二千阿罗汉众，深生信敬，前白佛言：『欲渡水耶？』佛即然可。设诸肴饍，供佛僧已，『唯愿世尊！在前而渡，倘有劫贼，夺诸比丘衣钵所须。』尔时世尊即便渡水，为诸商人种种说法，各怀欢喜，发菩提心，即授商主记：『汝于来世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。』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商主者，则我身是。彼时商客者，今六万二千阿罗汉是。皆由彼时供养佛故，无量世中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乃至今者自致成佛，故有人天来供养我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二）◎观顶王请佛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尔时世尊将诸罗汉六万二千，诣拘毘罗国。彼诸民众，禀性贤善慈仁孝顺，意志宽博，于时如来作是念言：「吾今当作牛头栴檀重阁讲堂，化彼民众。」作是念已，时天帝释知佛心念，即共天、龙、夜叉、兜罗茶等，各各赍持牛头栴檀树，奉上世尊，为于如来，造大讲堂，天诸床榻卧具被褥，天须陀食，自然备有，供养佛僧。时彼民众，见是事已，怪未曾有，各作是言：「今者如来乃能有是大功德利，乃感诸天置斯供养。」即共同时往诣佛所，前礼佛足，却住一面。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，乃至发于无上菩提心者。时诸

比丘见是诸天所献供养及以床榻，叹未曾有，而白佛言：「不审如来宿殖何福，乃使诸天置斯供养？」

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曰梵行，将诸比丘游行教化，到观顶王所。闻佛来至，出城奉迎前礼佛足，请佛及僧：『临顾屈意，受我三月四事供养』佛即然可。寻便安置重阁讲堂，床榻卧具，及诸肴饍，供养三月，复以妙衣，各施一领。佛便为王，种种说法，心怀欢喜，发菩提心，即授王记：『汝于来世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过度众生不可限量。』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观顶王者则我身是，彼时群臣今六万二千阿罗汉是，皆由彼时供养佛故，无量世中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乃至今者自致成佛，故有人天来供养我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三）◎法护王请佛洗浴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五百贾客，往诣他邦，贩买求利，涉路进引，到旷野中，迷失径路，靡知所趣。值天暑热，渴乏欲死，各各跪拜诸天神等，以求福佑，皆无有感。时诸商人中，有一优婆塞，白众人言：「如來世尊常以大悲，昼夜六时观察众生，谁受苦厄，而往拔济。我等今者，咸共至心，称南无佛陀，以救苦厄。」时诸商客，闻是语已，各各同声，称南无佛陀，愿见救济此诸渴热。于时如来遥闻众客称佛名号，与天帝释寻往到彼诸贾客所，降大甘雨，热渴得除，各怀欢喜，达到本国，请佛及僧，佛即然可。竖立幢幡，悬诸宝铃，香水洒地，散诸妙华，烧种种香，备办肴饍，往白世尊：「唯圣知时，餐具已办。」尔时世尊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，往至其家，受彼供已。时诸商人渴仰闻法，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，乃至发于无上菩提心者。时诸比丘见是事已，而白佛言：「如來世尊宿殖何福？乃使商客置斯供养，复获道果。」

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栴檀香，将诸比丘，诣法护王国。值天亢旱，苗稼不收，王闻佛来，将诸群臣，奉迎世尊：『受我三月四事供养。』佛即然可。于其城内，复造浴池，浴洗佛僧，发大誓愿：『持此功德，愿天帝释，降大甘雨，遍阎浮提，润益苗稼给济众生。』发是愿已，天寻降雨，莫不蒙赖。即

造八万四千宝瓶，盛佛浴水，赐阎浮提八万四千诸城各与一瓶，勅令造塔而供养之。因发无上菩提之心，时栴檀佛即授王记：『汝于来世，当得成佛，号释迦牟尼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。』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法护王者则我身是，彼时群臣者今诸比丘是，皆由彼时供养佛故，无量世中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是故今者得致成佛，故有人天来供养我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四）◎佛救济度病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那罗聚落，多诸疫鬼杀害民众，各竞求请塞天善神，悽望疫病渐得除降；如是数跪，病无降愈。时聚落中，有一优婆塞，语众人言：「如来在世利安众生，我等当共一心称南无佛陀，以求救济病苦之患。」时诸人等闻是语已，咸各同时称南无佛陀：「唯愿世尊大慈怜愍，覆荫我等疾疫病苦。」尔时世尊常以大悲，昼夜六时，观察众生，谁受苦厄，寻往化度，使修善法永拔诸苦。见此疫病诸人民等同时一心，称佛名号，以救疫病。尔时如来将诸比丘，往彼聚落，以大慈悲，熏诸民众，劝令修善，疫鬼同时皆悉退散，无复众患。时聚落人，见于如来利安民众，各作是言：「我等今者，蒙佛遗恩，得济躯命，明当设会请佛世尊。」作是语已，各诣佛所，前礼佛足，长跪请佛：「唯愿世尊！受我等请。」佛即然可。时诸民众，知佛许已，还归家中，平治道路，除去瓦石污秽不净，竖立幢幡，悬诸宝铃，香水洒地，散诸妙华，安置床榻，备办肴饍，往白世尊：「餐具已办，唯圣知时。」尔时世尊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，来入聚落，受其供已。时诸民众渴仰闻法，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，乃至发于无上菩提心者。时诸比丘见是事已，而白佛言：「如来世尊！宿殖何福？乃感民众置斯供养及除疫病。」

尔时佛告诸比丘众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日月光，将诸比丘至梵摩王国，受王供已，长跪白佛：『愿见救济此诸民众灾疫疾患。』」尔时世尊寻持所著僧伽梨衣，授与彼王，系于幢头，各共供养，疫鬼同时自然退散，无复灾患。王大欢喜，发菩提心，佛授王记：『汝于来世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。』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梵摩王者则我身是，彼时群臣者今诸比丘是，皆由彼时供养佛故，无量世中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是故今者致得成佛，故有人天来供养我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五）◎天帝释供养佛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尔时提婆达多极大愚痴，憍慢嫉妬，教阿闍世王，立非法制，击鼓唱令：「不听民众赍持供养诣瞿昙所。」时彼城中有信佛者，闻是制限，忧愁涕泣，悲感懊恼，感天宫殿动摇不安。时天帝释作是念言：「我此宫殿，有何因缘，如是动摇？」寻自观察，见阿闍世王立非法制，令彼城人忧愁涕泣，感我宫殿动摇如是。寻即来下，高声唱言：「我今自当供养佛僧。」作是唱已，即往佛所，前礼佛足，长跪请佛：「唯愿世尊及比丘僧，尽其形寿，受我供养。」佛不然可。复白佛言：「若不受我终身供养，当受五年。」佛亦不许。复白佛言：「若不受五年，当受五月。」佛亦不许。复白佛言：「若不受五月，当受五日。」佛即然可。寻变迦兰陀竹林如毘阇耶殿，床榻卧具，天须陀食，盛以金器，与诸天众，手自斟酌，供养佛僧。时阿闍世王在高楼上，遥见迦兰陀竹林犹天宫殿，天须陀食，盛以宝器，见天帝释与诸天众，手自斟酌供养佛僧。时阿闍世王覩斯事已，即自悔责，极大瞋恚，骂提婆达多：「汝是痴人！云何教我横加非法向于世尊？」作是语已，即于佛所，深生信敬。时诸群臣，前白王言：「愿王今者改先制限，令诸民众得见如来，随意供养。」寻勅司官，击鼓唱令：「自今以去，听诸民众，设诸肴饍，供养佛已。」尔时世尊即便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，乃至发于无上菩提心者。时诸比丘见是事已，叹未曾有，而白佛言：「如来世尊宿殖何福，乃使天帝置斯供养？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曰宝殿，将诸比丘，游行教化到伽翅王国。闻佛来至，将诸群臣，奉迎世尊，长跪请佛：『受我三月四事供养。』佛即然可。受其供已，佛便为王种种说法。发菩提心，佛授王记：『汝于来世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。』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伽翅王者则我身是，彼时群臣者今诸比丘是，皆由彼时供养佛故，无量世中，不堕地狱畜生饿鬼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乃至今者自致成佛，故有人天而供养我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六）◎佛现帝释形化婆罗门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彼国中，有一辅相，名曰梨车，信邪倒见，不信因果，教阿阇世，叛逆杀父，自立为主。心怀喜悦，勅诸臣民：「施設大会，聚集百千诸婆罗门共立峻制，不听往至诣瞿昙所咨禀所受。」诸婆罗门闻是语已，皆不复往。每于一时，密共聚会，或有说言：「我韦陀经说云：『瞿昙沙门者，皆是我等天之大主。』今共称名，或能来至诣于会所，我等当共尽形奉事。」作是语已，咸共称名：「南无瞿昙沙门，来赴此会，受我等请。」尔时如来常以慈悲，昼夜六时，观察众生，谁应可度，寻往度之。知诸婆罗门善根已熟应受我化，自变其身作帝释形，乘虚空来，入赴婆罗门会，各起奉迎，请命令坐，而作是言：「我等所求，今悉获得，当共尽形奉事。」帝释咸皆称善。尔时世尊知诸婆罗门心已调伏，还服本形，为其如应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获须陀洹果，各怀喜悦，并共施設百味饮食，请佛及僧。供养讫已，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如来往昔宿殖何福？乃能使此诸婆罗门，设诸肴饍供养佛僧。」

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曰妙音，将诸比丘，到宝殿王所。闻佛来至，与诸群臣，奉迎世尊：『受我三月四事供养。』佛即然可。三月之中，受王供已，于其脐中，出七宝莲华，各有化佛结跏趺坐，放大光明，上至阿迦膩咤天，下至阿鼻地狱。时宝殿王见是变已，发于无上菩提之心，佛授王记：『汝于来世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过度众生，不可限量。』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宝殿王者则我身是，彼时群臣者今诸婆罗门是，皆由彼时供养佛故，无量世中，不堕地狱畜生饿鬼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乃至今者自致成佛，故有人天来供养我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七）◎干闥婆作乐赞佛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有五百干闥婆，善巧弹琴，作乐歌舞，供养如来，昼夜不离，名闻远彻，达于四方。时彼南城，有干闥婆王，名曰善爱，亦巧弹琴，作乐歌舞，于彼土中，更无訕对，憍慢自大，更无有比。闻其北方有干闥婆，善巧弹琴，作乐歌舞，故从彼来，涉历诸土，经十六大国，弹一弦琴，能令出于七种音声，声有二十一解。时诸人民闻其弹琴作乐歌舞，欢娱自乐，狂醉放逸不能自制，共相随逐来诣舍卫，欲得见王致意问讯角试技术。时城郭神及干闥婆，启白王言：「云南方国，有干闥婆王，名

曰善爱，快能弹琴，作乐戏笑，今在门外，致意问讯。云在彼间，遥承王边有干闥婆，善巧弹琴，歌舞戏笑，故从远来，求共角试弹琴技术。愿王今者！听使所白。」时波斯匿王告守门者，疾唤来入。共王相见，各怀欢喜。善爱白言：「承闻王边有干闥婆善巧弹琴，歌舞戏笑，今在何许？我今当共角试技术。」王即答曰：「我不相惮，去此不远，我今共汝往至于彼，随意角试。」时王然可。至世尊所，佛知王意，寻自变身，化作干闥婆王，将天乐神般遮尸弃，其数七千，各各手执琉璃之琴，侍卫左右。时波斯匿王语善爱言：「此皆是我作乐诸神，汝今可共角试琴术。」时善爱王，即便自取一弦之琴，而弹鼓之，能令出于七种音声，声有二十一解，弹鼓合节甚可听闻，能令众人欢娱舞戏，昏迷放逸不能自持。尔时如来复取般遮尸弃琉璃之琴，弹鼓一弦，能令出于数千万种，其声婉妙清彻可爱，闻者舞笑，欢娱爱乐，喜不自胜。时善爱王闻是声已，叹未曾有，自鄙惭愧先所弹琴所出音声，即便引伏，长跪叉手：「请为大师，更咨琴法。」尔时如来见善爱王，除去我慢，心已调伏，还服本形，诸比丘僧，默然而坐。心惊毛竖，寻于佛前，深生信敬，长跪合掌，求入道次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，精勤修习，未久之间，得阿罗汉果。时波斯匿见善爱王，心已调伏，复得道果，心怀欢喜，长跪请佛及比丘僧。佛即然可。勅诸群臣，平治道路，除去瓦石污秽不净，建立幢幡，悬诸宝铃，香水洒地散众名华，安置床榻，设诸肴饍，供养佛僧。时诸比丘见是供养，怪未曾有，而白佛言：「如来世尊宿殖何福，今者乃有如是音乐供养如来，终不远离？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曰正觉，将诸比丘，远行教化，至梵摩王国，在一树下，结跏趺坐，入火光三昧，照于天地。时彼国王，将诸群臣数千万众，出城游戏，作倡伎乐，歌舞戏笑。遥见彼佛及比丘僧，在于树下，结跏趺坐，光明赫奕，照于天地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将诸伎女，往到佛所，前礼佛足，作乐供养，长跪请佛：『唯愿世尊及比丘僧，大慈怜愍，来入宫中，受我供养。』佛即然可。设诸肴饍，供养讫已，佛即为王种种说法，发菩提心，即授王记：『汝于来世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。』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梵摩王者则我身是，彼时群臣者今诸比丘是，皆由彼时供养佛故，无量世中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乃至今者自致成佛，有是音乐而供养我，终不远离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八）◎如愿临当刑戮求佛出家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愚人，名曰如愿，好喜杀生偷盗邪淫，为人纠告，王勅收捕，系缚送市，顺行唱令：「送至杀处。」规欲刑戮，值见世尊，作礼归躬，具说罪状，「今当就死，命在不久，唯愿世尊！大慈怜愍，为我白王，听使出家，死不复恨。」尔时如来即便然可，告阿难曰：「汝可往语波斯匿王，云吾今日，从王乞索此一罪人，用为出家。」是时阿难受佛教勅，寻即往到，语波斯匿王：「今日世尊，从王乞索此一罪人，用为出家。」王闻佛语，勅放罪人，送与世尊，度令出家，精勤修习，未久之间，得阿罗汉果。时诸比丘，见是如愿，临死得脱，出家未久，复获道果，叹未曾有，而白佛言：「如来世尊宿殖何福？出言信用，救彼罪人，得济身命。不审世尊其事云何？」

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曰帝幢，将诸比丘，游诸聚落，教化众生。于其路次，值一仙人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晖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请命就座，设诸肴饍，供养佛已，因发愿言：『使我来世出言信用。』佛即答言：『使汝所求必得如愿，如我今者无有异也。』时彼仙人闻佛语已，即于佛前发于无上菩提之心，即为授记：『汝于来世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。』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仙人者则我身是，以我过去敬顺佛故，今者出言无不信受，救彼罪人得免身命及获道果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九）◎频婆娑罗王请佛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尔时频婆娑罗王，将十二亿那由他人，往诣佛所，前礼佛足，长跪请佛：「唯愿世尊！大慈怜愍，将诸比丘，受我终身四事供养。」佛不许可。复白佛言：「若不受我终身供养，当受十二年。」佛亦不许。复白佛言：「若不受我十二年，当受十二月。」佛亦不许。复白佛言：「若不受十二月，当受三月四事供养。」佛即然可。勅诸臣民，平治道路，除去瓦石污秽不净，建立幢幡，悬诸宝铃，香水洒地，散诸妙花，安置床榻，卧具被褥，备办肴饍。将诸群臣，各各执盖，盖佛众僧，入王舍城。足蹈门阃，地大震动，城中宝藏，自然踊出，盲者得视，聋者得听，哑者能言，癯者得伸，贫者得宝。空中伎乐，不鼓自鸣，象马众鸟，相和悲鸣，虚空之中，雨众妙华，至于王宫。设诸肴饍百味饮食，供养佛僧经于三月。受

王供已，佛即为王种种说法，心怀喜悦，即以加尸育衣，施佛及僧，退坐一面。时诸比丘而白佛言：「如来世尊宿殖何福，乃获如斯上妙供养？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曰差摩，将诸比丘，游行教化，到宝胜国。王名伽翅，闻佛来至，心怀欢喜，将诸群臣，出城奉迎，前礼佛足，长跪请佛：

『唯愿世尊！慈哀怜愍，受我供养。』佛即然可。设诸肴饍，供养佛已，渴仰闻法，佛即为王种种说法，心怀欢喜，即于佛前，发于无上菩提之心。佛授王记：『汝于来世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利安众生，不可限量。』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伽翅王者则我身是，彼时诸臣者今诸比丘是。由于彼时供养佛故，无量世中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，常受快乐，乃至今者自致成佛，故有人天来供养我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〇）◎帝释变迦兰陀竹林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瞿沙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然彼长者信邪倒见，奉事外道，不信佛法。时大目连观是长者，极生邪见，畏坠三涂不可拔济，生怜愍心，即作方便，告帝释言：「汝今可变迦兰陀竹林，令作七宝诸天宫殿等无有异，悬诸幡盖及诸宝铃，诸天妙华以散其地，天须陀食，自然备有，供养佛僧。伊罗钵龙，执持幡盖，盖佛顶上。又诸龙王，各各执持种种幡盖，盖诸比丘。舍尸夫人将诸嫖女，各各执扇，在佛左右，执扇扇佛。般遮尸弃干闥婆众作天伎乐，以娱乐佛。」时彼长者见其如是，叹未曾有，即于佛所，深生信敬，往诣佛所：「唯愿世尊！慈哀怜愍，受我供养。」佛默然许。还至家中，设供饮食，遣使白佛：「餐具已办，唯圣知时。」尔时世尊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往至其家，受其供已，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时诸比丘，见此神变如斯供养，怪未曾有，而白佛言：「如来世尊宿殖何福，乃获斯报？」

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曰满愿，将诸比丘，游行教化，到梵摩王国。闻佛来至，将诸群臣，出城奉迎，前礼佛足，长跪请佛：『唯愿世尊受我供养。』佛即然可。勅诸群臣，施設种种百味饮食，供养讫已，佛即为王种种说法，发菩提心，即授王记：『汝于来世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。』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梵摩王者则我身是，皆由彼时

供养佛僧，无量世中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乃至今者自致成佛，故有人天来供养我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撰集百缘经卷第二

撰集百缘经卷第三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

授记辟支佛品第三

(二一) ◎化生王子成辟支佛缘

佛在摩竭提国，将诸比丘，渐次游行，到恒河侧，见一故塔，毁落崩坏，无人修治。时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是何塔？朽故乃尔，无人补治。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王名曰梵摩达多，正法治化，人民炽盛，极大丰乐，无有兵革军征鬪净灾疫疾病，饶诸象马牛羊六畜，及诸珍宝。唯无子息，祷祀神祇，求索有子，叵不能得。时王园中有一池水，生好莲花，其花开敷，有一小儿，结跏趺坐，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种好，口出优钵罗花香，身诸毛孔，有栴檀香。时守池人，以状白王，甚怀欢喜，将其后妃，往到园中，见此小儿，喜不自胜，欲前抱取。儿便为王，而说偈言：

「『大王常所求， 故来称王愿，
见无子息故， 今来为王子。』」

「尔时大王后妃嫫女，闻说此已，莫不欢喜，即抱小儿，还宫养育。年渐长大，随其行处，有莲花生，身毛孔中，有栴檀香，因为立字，名栴檀香。时此小儿，寻自观察，足迹行处，所出莲华，初则鲜好，未久萎落，便自思惟：『我今此身，会当归尔。』心悟非常，成辟支佛，身升虚空，作十八变，寻入涅槃。尔时大王后妃嫫女，[口*罌]天涕哭，摄其尸骸，耶旬烧之，收取舍利，起塔供养。是故今者，是彼塔耳。」

时诸比丘复白佛言：「此辟支佛宿殖何福，受斯果报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中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曰迦罗迦孙陀。于彼法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。其父崩亡，子与其母，各自分居。时长者子，甚好色欲，见一淫女，甚适其意，以金百两，方听一宿，渐经多年，财物荡尽，更无所与，遮不听宿，殷懃求请，愿见一宿。淫女语言：『汝今若能得一好花来与我者，听汝一宿。』时长者子，每自思惟：『我今家中，无有财物可用买花以遗淫女。』思惟是已，『今王塔中，必有好花，我当盗取，持用与之可得止宿。』然彼塔门，有人守护，无由得前，寻从伏窬，入其塔中，盗取好花以与淫女，乃听止宿。至于天明，其人身体，生诸恶疮，甚患苦恼，痛不可言，唤诸良医，以瞻疗治，云须牛头栴檀，用涂疮上，可得除愈。时长者子深自思惟：『家无财物。』即卖舍宅，得六十万金钱，寻用即买牛头栴檀。方得六两，顿用涂疮，语良医言：『我今所患，乃是心病，汝今治外，乃可差乎？』作是语已，即持所买牛头栴檀[打-丁+鸟]末六两，入其塔中，发大誓愿：『如来往昔，修诸苦行，誓度众生，随其厄难，我今此身，堕一生数，唯愿世尊！慈哀怜愍，除我此患。』作是誓已，即以所末牛头栴檀二两，用偿花价二两，至心供养二两，求哀忏悔，疮寻除差，身诸毛孔，有栴檀香。闻此香已，喜不自胜，发愿出去。缘是功德，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，随其行处，生好莲花，身诸毛孔，恒有香气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长者子栴檀涂塔者，今此辟支佛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二）◎小儿散花供养佛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将诸比丘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至一巷中，有一妇女，抱一小儿，在巷坐地。时彼小儿遥见世尊，心怀欢喜，从母索花，母即与买。小儿得已，持诣佛所，散于佛上，于虚空中，变成花盖，随佛行住。小儿见已，甚大欢喜，发大誓愿：「以此供养善根功德，使我来世得成正觉，过度众生如佛无异。」尔时世尊见此小儿发是愿已，佛即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遶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前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以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见此小儿以花散我不？」阿难白言：

「唯然已见。」「此儿者以花散我，于未来世，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过三阿僧祇劫成佛，号曰花盛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三）◎女人以金轮掷佛上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彼国中，有一商主，名曰浮海，将诸商客，入大海中，采其珍宝。其妇少壮，容貌可观，忆望其夫，昼夜愁念，速得还家，即便往诣那罗延天所，而作呪言：「天若有神，不违人愿，使我夫主安隐速还，我今当作金银瓔珞以报天恩；若不还者，我以粪屎不净臭处毁辱天身。」

作是誓已，未经几时，果如其愿，安隐还家，甚怀欢喜，即造金银瓔珞环钏，将诸侍从往诣天祠。路值如来，将诸比丘，入王舍城。时彼女人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欲以金银瓔珞掷散佛上，其从语言：「此非那罗延天。」遮而不听。时彼妇女不从其教，即以瓔珞，掷散佛上，于虚空中，变成宝盖，随佛行住。见是变已，深生信敬，五体投地，发大誓愿：「我今以此散佛瓔珞善根功德，使我来世得成正觉，广度众生，如佛无异。」发是愿已，佛即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遶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前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以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于今者，见此妇女，以金银瓔珞散我上不？」阿难白言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此妇女者，于未来世，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受诸快乐，过十三劫成佛，号曰金轮瓔珞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四）◎老母善爱慳贪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波斯匿王，后宫嫔女，名曰善爱，年在老迈，极大慳贪，不好惠施，却坐饮食。时大目连，欲化彼故，着衣持钵，以神通力，从地踊出，住老母前，从其乞食，老母瞋恚不肯布施。饮食已讫，有一残果及洗器水，臭而不噉；尔时目连即从乞索，老母瞋恚寻即将

与。目连得已，踊身虚空，作十八变。时彼老母见是变已，心怀信敬，归诚忏悔，即于其夜，便取命终，生旷野中在一树下，食果饮水以自存活。致经数时，波斯匿王将诸群臣，游猎射戏，驰逐群鹿，渴乏欲死，遥见彼树，希望求水，驰奔趣向。去树不远，有火炎起，遮不听近，但遥见人坐其树下。王即遥问：「汝是何人？在此树下。」彼即答言：「我是波斯匿王后宫嫔女，年在朽迈，名曰善爱，不好惠施，命终生此，唯愿大王慈哀怜愍，为我设供，请佛及僧，使我脱此弊恶之身。」王即问言：「为汝设福，可得知不？」彼人答曰：「设福必得，王自当见。」尔时波斯匿王闻是语已，勅诸兵众：「相去百步，安置一人，令声相承，还归城内，为其设供，请佛及僧。若彼得福，使诸兵众各各承声，须臾闻我，令知虚实。」寻即为设，请佛及僧。呪愿已竟，彼树下人，百味饮食，自然在前。时波斯匿王，已知为实，即于佛前，深生信敬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果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五）◎含香长者请佛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含香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禀性贤柔，敬信三宝。每自思惟：「我今此身，及诸财宝，虚伪非真，如水中月，如热时炎，不可久保。」作是念已，往诣佛所，前礼佛足，却住一面，而白佛言：「我欲设供请佛及僧，唯垂听许。」佛即然可。还归家中，设诸肴饍，遣使白佛：「餐具已办，唯圣知时。」尔时世尊，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，往诣其家，受其供已，心怀欢喜，取一小床，在佛前坐，渴仰闻法。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因发誓愿：「以此供养善根功德，使我来世得成正觉，广度众生，如佛无异。」发是愿已，佛便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遶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，而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见此含香长者设诸肴饍供养佛僧不？」阿难白佛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此大长者，以是供养善根功德，于未来世九十劫中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最后身得成辟支佛，号曰含香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六）◎船师渡佛僧过水缘

佛在摩竭提国，将诸比丘，渐次游行，到恒河侧。时有船师，住在河边。佛告船师：「汝今为我渡诸众僧。」船师答曰：「与我价直，然后当渡。」佛告船匠：「我亦船师，于三界中，互相济度，出生死海，不亦快乎？如鸯掘摩罗，瞋恚炽盛，杀害人民，我亦度彼出生死海。如摩那答陀，极大憍慢，卑下他人，我亦度彼出生死海。如忧留频螺迦叶，愚痴偏多，无有智慧，我亦度彼出生死海。如是等比，无量众生，我亦皆度出生死海，尽不索直。汝今何故，特从我索，然后渡人？」尔时世尊，如是种种与其说法，心遂坚固，而不肯渡。时河下流，复有船师，闻佛所说，心怀欢喜，便前白言：「我今为佛渡诸众僧。」佛即然可。庄严船舫，唤僧乘船。时诸比丘，或在虚空，或在中流，或在彼岸。时诸船师，见佛及僧现如是等种种神变，甚怀信敬，叹未曾有，敬礼佛僧，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时前船师索价直者，见后船师渡佛僧竟，复见神变，深生惭愧，即便以身五体投地，归诚向佛，至心忏悔，请佛及僧。佛即然可。还归家中，设诸肴饍百味饮食，手自斟酌，供佛僧已，取一小床在佛前坐，渴仰闻法。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因发誓愿：「以此供养善根功德，使我来世得成正觉，广度众生，如佛无异。」发是愿已，佛便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遶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，而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以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见是船师惭愧自责设供忏悔不？」阿难白言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彼船师者，以是忏悔设供功德，于未来世，经十三劫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受最后身，得成辟支佛，号曰度生死海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七）◎婢使以栴檀香涂佛足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彼城中，有大长者，有一婢使，禀性贤善，敬信三宝。每于一时，为其大家，磨栴檀香，暂出门外。见佛世尊，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，入城乞食，心怀喜悦，寻还入内，取少栴檀，涂佛足上；佛以神力，令此香云氤氲垂布遍王舍城。时彼女人，见是变已，倍生信敬，即便以身五体投地，因发誓愿：「以此香气供养功德，使我来世永离贫穷下贱之身，早成正觉，广度众生，如佛无异。」发是愿已，佛便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遶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，而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不妄有笑。以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见是长者婢使以栴檀香涂我足不？」阿难白言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此长者婢，以栴檀香涂我足上善根功德，于未来世九十劫中，身体香洁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受最后身，得成辟支佛，号栴檀香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八）贫人拔提施佛焦木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贫人，名曰拔提，为他守园，用自存活。每于一日，担一焦木，入城欲卖。值城门中，见一化人，语贫人言：「汝今若能持此焦木，用与我者，我当施汝百味饮食。」时彼贫人，闻化人语，心怀欢喜，即便以木，授与化人。化人答曰：「汝今持木，随我从来，共诣祇桓，当与汝食。」时彼贫人，即相随逐到祇桓中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即以焦木，奉施世尊。世尊受已，插着地中，佛以神力，令此焦木，须臾之间，枝条生长，花果茂盛，团圆可爱，如尼拘陀树。世尊在下，结跏趺坐，为诸人天百千万众，演说妙法。贫人见已，心怀喜悦，即便以身五体投地，发大誓愿：「以此施佛焦木功德，使我来世得成正觉，广度众生，如佛无异。」发是愿已，佛即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遶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，而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以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见是守园贫人施我焦木不？」阿难白言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彼贫人者，以信敬心施我焦木善根功德，于未来世，经十三劫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最后身得成辟支佛，号曰离垢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九）◎作乐供养成辟支佛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国中豪贵长者，各自庄严，着好服饰璎珞环钏，赍持香花，作倡伎乐，皆共相将，欲出城外游戏自乐。到城门中，值佛世尊将诸比丘，着衣持钵入城乞食。时彼诸人，见佛如来，圆光晃昱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晖曜，如百千日，各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作倡伎乐，

供养佛僧，各以所捉种种杂花，而散佛上，于虚空中，变成花盖。佛以神力，遍覆舍卫。时诸人等，见是变已，叹未曾有，即便以身各各五体投地，因发誓愿：「以此作倡伎乐善根功德，使我来世得成正觉，广度众生，如佛无异。」发是愿已，佛即微笑，从其面门，出五色光，遶佛三匝，还从顶入。

尔时阿难，而白佛言：「如来尊重，不妄有笑。以何因缘，今者微笑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见此诸人等不？」阿难白言：「唯然已见。」「此诸人等，以其作乐散花供养善根功德，于未来世，一百劫中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，最后身得成辟支佛，皆同一号，名曰妙声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，是故笑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〇）◎劫贼恶奴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愚人，名曰恶奴，心常好乐处处藏窟劫夺人物，用自存活。时有比丘，在于冢间，坐禅行道，食时欲至，着衣持钵入城乞食。时有长者，见彼比丘威仪庠序，心生信敬，即入舍内，取一张[迭*毛]，施彼比丘。还诣冢间，值彼贼人，见是比丘持[迭*毛]来至，便从索取，比丘即与。明日更来，复从索毡，次复持与。于第三日，比丘乞食，来至房内，复从索钵。时彼比丘作是念言：「唯此一钵，当用乞食救济性命，彼贼复索无有厌足，今当设计授三自归，治彼贼人令使不来。」作是念已，即语贼言：「待我须臾，止息小停，当与汝钵。」贼闻是语，即便坐待。比丘取绳，张施罽索，安置向内，语彼贼言：「我今疲极不能故起，汝自申手，内着向中，我授汝钵。」贼闻是语，寻即伸手内着向中，比丘挽索罽其手得，系着床脚。比丘出外，捉杖考打，唱言：「一下当归依佛。」痛不可言，良久乃稣。种种呵责，复更考打，「第二下者当归依法。」倍复疼痛，垂欲命终，良久乃稣。转更呵责，「第三下者当归依僧。」贼作念言：「今者考我，彻于心骨，痛不可言，若不伏首，授我四归，必定交死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便引伏。比丘解放，走诣佛所，高声唱言：「今者世尊，实大慈悲，勅诸比丘，授我三归，脱不得死，若受四归，必死无疑，无所归仰。」尔时世尊，知彼贼人心以调伏，即为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，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撰集百缘经卷第三

撰集百缘经卷第四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

出生菩萨品第四

(三一) ◎莲华王舍身作赤鱼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，秋果熟时，将诸比丘，游行聚落，噉食果蓏，皆不消化，多有疟疾，种种病生，不能坐禅读诵行道。尔时阿难，前白佛言：「如来世尊宿造何福？凡所食噉，能使消化，不为身内作诸患苦，今者威颜益更鲜泽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我自忆念过去世时，修行慈悲，和合汤药，用施众生，以是之故，得无病报。凡所食噉，皆悉消化，无有患苦。」

尔时阿难，复白佛言：「不审世尊！过去世时，其事云何？愿为解说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，波罗[木*奈]国有王，名曰莲华，治正天下，人民炽盛，丰乐无极，无诸兵甲，不相征罚，饶诸象马牛羊六畜，甘蔗蒲桃及诸果蓏，甘甜而美。时彼人民，贪食多故，不能消化，种种病生，各相扶持，来诣王所，求索医药。时莲华王见是病人，生大悲心，集唤众医，勅令合药施于民众。病者遂多，不能救疗。时莲华王，诘责众医：『汝等今者有何事故不治民众，使来向我？』诸医白王：『汤药不具，是以不治。我等今者，尚有病苦，不能自治，况余病者？』时莲华王，闻是语已，深用惆怅，问诸医言：『有何不具？』诸医答曰：『须得赤鱼肉血食者，病乃可差。我今诸医，各各募索，了不能得，以是之故，病者遂多，死亡者众。』时莲华王，作是念言：『今者赤鱼，钩不可得，我当求愿，作赤鱼形，为治众生身中诸病。』作是念已，召唤太子及诸大臣：『我以国土，嘱累卿等，好共治化，莫枉民众。』时王太子及诸大臣，闻是语已，悲感哽噎，涕泣堕泪，悲不能言，前白大王：『我等诸臣及以太子，有何非法，乃使大王有是恨语？』时莲华王，答其太子及以诸臣：『我于今

者，不见卿等有过状耶。但此国内一切民众，多诸病苦，死亡者众，须得赤鱼血肉服者，病乃可差。是以我今欲舍此身，作赤鱼形，治诸民病。是故今者，唤卿等来，委付国土。』尔时太子及诸大臣，闻王是语，[口*罍]天而哭，悲感哽噎，前抱王足：『我等今者，赖王慈覆，国土丰乐，人民炽盛，得蒙存活。云何一旦便欲孤弃舍我等去？』时莲花王，答太子曰：『我今所作，亦为民众，云何卿等而见固遮？』尔时太子及诸大臣，种种谏王不能使住。时莲华王，捉持香花，寻上高楼，四方作礼，发大誓愿：『我舍此身，使我生彼波罗[木*奈]国大河之中，作大赤鱼，有其食者众病皆愈。』发是愿已，自投楼下，即便命终，生彼河中，作大赤鱼。时诸民众，闻彼河中有大赤鱼，各赍斤斧竞来破取，食其血肉，病皆除愈。其所割处，寻复还生。如是展转，经十二年，给施众生，无有毛发悔恨之心。于是命终，生忉利天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欲知尔时莲华王者，则我身是。由于彼时舍此身命活众生故，无量世中，未曾病苦，乃至今者自致成佛，度脱众生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二）◎梵豫王施婆罗门谷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诸比丘前白佛言：「如来今者，以何因缘，常恒赞叹布施功德，不可度量？不审世尊！其事云何？愿乐欲闻。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我念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王名梵豫，治正国土，人民炽盛，丰乐无极，饶诸象马，牛羊六畜亦甚众多。时彼国中，有一婆罗门，善能占相，稽白王言：『今者土境，有火星出，天当亢旱满十二年，苗稼不收，人民饥饿。』时梵豫王，闻是语已，甚怀忧愁，作是念言：『我当云何活此民众？』即勅算师：『试算仓谷及以民众，众各得几许？』时诸算师受王教勅，寻共算竟，各得一升。足供六年，死亡者众，惟王单己所食谷分，有二升在。有婆罗门，在后来至，前白王言：『唯我一人，独不得谷，命在旦夕，愿王今者，所可分谷，见赐少许。』时梵豫王，闻是语已，作是思惟：『我今于此，少许饥渴，不能忍受，况于来世？无量世中，为众生故，忍受诸苦，饥渴寒热。』思惟是已，即减半谷，施婆罗门。精诚感应，动天宫殿，不能自安。时天帝释，作是念言：『我此宫殿，有何因缘，动摇如是？将非我今命欲尽耶，而致斯变？』作是念已寻即观察，见梵豫王，于饥馑中，为众生故，能舍难舍，感我宫殿，动摇如是。『我今当往，试其善心为虚伪耶？』即便化作一婆罗门，拄杖羸瘦余命无几，来诣宫门，从王乞索。王自念言：『我今此身，施与不

施，会当归死。』作是念已，『宁就惠施，利益众生，死无悔恨。』唯有所食一升谷分，施婆罗门。得是谷已，问大王曰：『乃能于此饥馑之中，能舍难舍，为求释梵转轮王乎？世俗荣乐？』王即答言：『我今以此惠施功德，不求释梵及以转轮、世俗荣乐，愿我未来得成正觉，拔济众生饥渴寒热。』发是愿已，时婆罗门，赞言：『善哉！未曾有也。』还复释身，『愿王今者，约勅民众，修治田种，却后七日，我当降雨。』时梵豫王，闻是语已，心大欢喜，勅诸民众：『及时耕种，满七日头，必当降雨。』时诸民众，闻王教令，各各竟共修治田作。七日头到，降大甘雨，一切苗稼，皆得成熟，人民炽盛，丰乐无极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梵豫王者，则我身是。以是之故，我常赞叹布施果报不可称量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三）◎尸毘王剜眼施鹞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诸比丘安居欲竟，自恣时到，春秋二时，常来集会，听佛说法。其中或有浣衣熏钵打染缝治，如是各各皆有所营。时彼众中，有一比丘，名曰尸婆，年老目瞑，坐地缝衣，不见经针，作是唱言：

「谁贪福德？为我经针。」尔时世尊，闻比丘语，寻即往至，捉比丘手，索针欲贯。时老比丘，识佛音声，白言：「世尊如来！往昔三阿僧祇劫，修大慈悲，满足六波罗蜜，具菩萨行，断除结使，功德备足，自致作佛。今者何故犹于我所，求索福德？」佛告比丘：「由我昔来宿习不忘，故于汝所，犹修福德。」

时诸比丘闻佛世尊作是语已，即白佛言：「如来往昔，于彼耆旧老比丘所，修何功德？愿为解说。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中，波罗[木*奈]国有王，名曰尸毘，治正国土，人民炽盛丰乐无极。时尸毘王常好惠施，赈给济乏，于诸财宝头目髓脑，来有乞者终不愒惜。精诚感应，动天宫殿，不安其所。时天帝释，作是念言：『我此宫殿，有何因缘，动摇如是？将非我今命欲尽耶？』作是念已寻自观察，见尸毘王，不惜财宝，有来乞者，皆悉施与，精诚感应，动我宫殿，物不安所。我今当往，试其善心为虚为实？即便化作一大鹞身，飞来诣王，启白王言：『我闻大王，好喜布施，不逆众生；我今故来，有所求索，唯愿大王！遂我心愿。』时王闻已，甚怀欢喜，即答鹞言：『随汝所求，终不愒惜。』鹞白王言：『我亦不须金银珍宝及诸财物，唯须王眼以为美饘，愿王今者，

见赐双眼。』时尸毘王闻鹞语已，生大欢喜，手执利刀，自剜双眼，以施彼鹞，不惮苦痛，无有毛发悔恨之心。尔时天地六种震动，雨诸天花，鹞白王言：『汝今剜眼，用施于我，无悔恨耶？』王答鹞言：『我施汝眼，今者实无悔恨之心。』鹞语王言：『若无悔心，以何为证？』王答鹞言：『今施汝眼，无悔心者，当令我眼还复如故。』作是誓已，时王双眼，如前无异。鹞复释身，赞言：『奇哉！未曾有也。汝于今者，能舍难舍，为求释梵转轮圣王、世俗荣乐？』王答释曰：『我今不求释梵及以转轮、世俗荣乐，以此施眼善根功德，使我来世得成正觉，度脱众生。』发是愿已，时天帝释，还诣天宫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尸毘王者则我身是，彼时鹞者今老比丘是。由于彼时布施眼目不吝惜故，自致成佛，是故今者，犹于汝上，修于福德，尚无厌足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四）◎善面王求法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，大悲熏心，以一切种智所得无上甘露妙法，广为天人八部之众，于其长夜常为说法，无有疲厌，不生懈倦。时诸比丘，见此事已，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者何故，于其长夜宣说法要无有休息，然佛身心都不疲厌？云何如是？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善听！当为汝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有国名波罗[木*奈]，王名善面，其王太子，名孙陀利，其国丰乐，人民炽盛。时善面王，聪明智慧，深乐道德，常求妙法，以众珍宝置于四衢，作是唱言：『谁有妙法，为我说者，当以珍宝而与之。』以其至诚，感天宫殿，皆悉震动。尔时释提桓因寻即观察，知善面王，为法情重，精诚感应，致此动摇。即化其身，作罗刹像，钩牙双出，锋刃长利，饥饿惶惶，甚可怖畏，来诣宫门，而自唱言：『我有妙法。』时王闻已，即出奉迎，求索闻法。时彼罗刹即语王言：『我虽有法，今定饥渴，不能宣说。』王闻是已，即便为具种种饮食，而与罗刹。罗刹答言：『我所食者，唯食热血鲜肉，今此百味非吾所食。』时王太子孙陀利者，闻此语已，白父王言：『夫法音者，甚难得闻，我今以身施与罗刹随意食噉，愿使父王得闻妙法。』王闻太子发广大心不惜身命，即自思惟：『我于旷劫为恩爱所缚，流转生死，无有穷已；今宁闻法，舍所爱子。』思惟是已，即便可之。尔时太子，既蒙听许，即便持身与彼罗刹。罗刹得已，即于王前齧裂太子，狼籍在地，饮血噉肉。食之既尽，故言不足。时王夫人，见子舍身与彼罗刹，罗刹食已，故言不饱，即作是念：『我子尚能舍此身命，况于我身而

当不舍？』即如所念，具白于王。王闻此语，即复然可。时王夫人，即便以身施与罗刹。罗刹得已，如前噉食，食之既尽，犹云饥渴。尔时罗刹即便语王：『汝今以身，用供我食。』王即答言：『我今此身，都不吝惜，但身死已，不得闻法；汝于今者，先为我说，然后舍身，用供汝食。』尔时罗刹，知其诚信，即便为王而说偈言：

「『因爱则生忧， 因爱便有畏，
 能离恩爱者， 永断无怖畏。』」

「尔时罗刹，说此偈已，还复释身，太子夫人，忽然在前。王闻法已，倍生信敬，复见夫人，及以太子，犹故存在，心怀欢喜，不能自胜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尔时善面王者则我身是，时太子者今阿难是，王夫人者今耶输陀罗是。我于往昔，修菩萨道时，为求法故，尚不爱惜所敬妻子，况于今日而有疲倦？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五）◎梵摩王太子求法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须达，禀性仁贤，敬信三宝，日日往诣僧坊精舍，除扫塔寺。又于一时，有诸缘务，值行不在扫彼塔寺。尔时世尊，将大目连、舍利弗、大迦叶等，入其塔中，扫除已竟，却坐一面，为诸比丘说是扫地得五功德：一者自除心垢，二者亦除他垢，三者除去憍慢，四者调伏其心，五者增长功德，得生善处。时须达长者，于行还，到精舍中，闻佛世尊，为诸比丘，说此扫地所得功德，心怀欢喜，前白佛言：「我今闻佛说是扫地五事功德，在所行处，如见贤圣在我目前。」

尔时世尊告须达言：「我所爱敬，一切善法，亦复如是。汝今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王名梵摩达多，正法治化，人民炽盛丰乐无极。时王夫人，自觉有娠，顶上自然，有一宝盖，随其行坐。王召相师占相夫人。相师覩已：『此儿生已，有大福德，必当四方推求索法。』于是夫人足满十月，生一太子，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，因为立字，名曰求法。年渐长大，心乐道法，即复遣人，赍持珍宝，四方推求，了不能得；涕哭懊恼，不能自宁。精诚感应，震动释宫，不安其所。时天帝释作是念言：『我此宫殿，以何因缘，动摇如是？』寻自观察，见王太子，求法懊恼，了不能得，是以涕哭，感我宫殿，动摇如是。我今当往，试其善心为虚

实耶？即便化作一婆罗门，来诣宫门，作是唱言：『我有妙法，谁欲乐闻，我当为说。』时王太子，闻使者语，喜不自胜，即出奉迎，接足作礼，将至殿上，敷施好床，请命使坐，合掌白言：『唯愿大师！慈哀怜愍，为我解说。』时婆罗门答太子曰：『学法甚难，追师积久乃可得知。今者云何直欲得闻？理不可尔。』时王太子白大师言：『若欲所须，愿见告示，及身妻子，象马珍宝，皆悉备有，终不吝惜，当相供给。』婆罗门言：『如汝所道，我悉不须，汝今若能作一大坑，令深十丈，盛满中火，自投其身，乃当与法。』尔时太子，闻是语已，心怀欢喜，寻作大坑，盛满中火，欲自投身。时王夫人及诸群臣，寻来抱捉，谏喻太子，晓婆罗门：『唯愿大师！慈哀怜愍，为我等故，莫令太子投此火坑。若欲所须，国城珍宝及以妻子，当相供给。』婆罗门言：『吾不相逼，随太子意，能如是者，我为说法。』时王太子闻是语已，而作是言：『我于旷劫，唐捐身命，未曾有人为我欲说如是妙法。』即欲自投。时王夫人及诸群臣，观其志诚必欲自投，寻即遣使，乘八千里象，宣告一切阎浮提内，诸大臣等速来集会，诣太子所，合掌谏晓：『为我等故，莫投此坑，今为一人，孤弃一切。』时王太子，答诸臣言：『我于无数生死之中，或在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更相杀害，火烧汤煮，饥饿困苦，一日之中，不可称计，痛不可言，唐捐身命，未曾有益为于法也。汝等今者，云何谏我？以此臭身，为求无上菩提道故，舍此身命，誓度众生，出生死海。』作是语已决定欲投，白婆罗门言：『唯愿大师！先为我说，我命倥终，不及闻法。』时婆罗门，即为太子而说偈言：

「『常行于慈心， 除去恚害想，
 大悲愍众生， 矜伤为雨泪。
 修行大悲者， 同己所得法，
 救护诸群生， 乃应菩萨行。』」

「尔时太子，闻是偈已，喜不自胜，即便投身。大火坑中，变成华池，太子于中，坐莲华上，地大震动，雨诸天华，积至于膝。时婆罗门，还复释身，赞太子曰：『汝今于此火难之中，为此一偈不惜身命，为求何愿？』太子答曰：『我求无上菩提大道，度脱众生，出生死海。』尔时帝释，闻是语已，叹未曾有，还诣天上。时梵摩王及诸群臣，见其太子有是奇特，叹未曾有，莫不欢喜，还将太子，诣于宫中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梵摩王者今净饭王是，彼时母者今摩耶是，彼时太子者则我身是。」

佛说是求法缘时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六）◎婆罗门从佛债索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，将诸比丘，入城乞食，至一巷中，逢一婆罗门，以指画地，遮不听去，而作是言：「汝今要当与我五百金钱，尔乃听过；若不与者，不听佛过。」尔时世尊与诸比丘，默然而住，不能前进。乃至上闻，国主瓶沙，及波斯匿王，毘舍佉释种，及福楼那等，各赍珍宝种种财物，与婆罗门，然不肯受。时须达长者，闻佛世尊，为婆罗门而作留难，住而不去，即取金钱五百，与婆罗门，乃听佛过。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何因缘，乃有如是见遮留难，不听佛过？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有王，名曰梵摩达多，时王太子，字曰善生，将诸亲友，游戏观看。路逢一人，共辅相子，樗蒲博戏，赌五百金钱。时辅相子，负彼戏人五百金钱，寻从债索，不肯偿之。时王太子语戏人言：『若彼不与，我当代偿。』时辅相子，自恃力势，后竟不偿。从是以来，无量世中，常为戏人，从我债索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王太子者则我身是，彼时辅相子者今须达长者是，彼时戏人者今婆罗门是。是故汝等凡负债者，不可抵突冒而不偿，乃至成佛不脱此难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七）◎佛垂涅盘度五百力士缘

佛在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，将欲涅盘。时须拔陀，闻佛世尊欲入涅盘，将五百力士来诣佛所，前礼佛足，却住一面，求索入道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各获道迹。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须拔陀五百人等，宿殖何福？佛垂涅盘急厄之中，得蒙济度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非但今者，厄难之中得蒙济度，过去世时，我亦济彼脱诸厄难。」

时诸比丘，复白佛言：「不审世尊！过去世时，济度彼等，其事云何？愿为解说。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

无量世中，波罗[木*奈]国有王，名曰梵摩达多，将诸民众，出城游猎。到一山间，有大河水，值五百群鹿，便欲猎射。我于彼时，为诸鹿王。张围来近，时诸鹿等在河岸间，周惶怖，驰走从河。时彼河水，深而无底，越不可渡，张围转近，命在旦夕。时彼鹿王语诸鹿言：『为汝等故申其四足，置河两岸，汝等诸鹿蹶我脊过，可达彼岸。』尔时诸鹿，闻是语已，驰奔共渡，蹶鹿王脊，遂至破尽，痛不可言。是时诸鹿，尽皆渡竟，唯一鹿母将一鹿麋，周惶怖，最在其后。时彼鹿王，见其在后，忍于疲苦，待令度过，即便命终，生忉利天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我于尔时，在畜生中，犹生慈悲，不惮疲苦，度脱众生；况我今者，超越三界，自在无碍，而有劳耶？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尔时鹿王者则我身是，彼时群鹿者今须拔陀等五百比丘是。」

时诸比丘，复白佛言：「须拔陀等五百比丘，宿殖何福？遭值世尊，各获道果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。时有五百比丘，在山林中，坐禅行道，未获道果。时迦叶佛，化缘周讫，迁神涅槃。时彼比丘，都不觉知。诸树神等，知佛今日将欲涅槃，心怀懊恼，涕哭流泪，堕于树下比丘顶上。时诸比丘，各问树神：『汝今何故，涕泣如是？』树神答曰：『迦叶世尊！今欲涅槃。是故我今心怀懊恼，涕泣如是。』时诸比丘，闻树神语，心惊毛竖，方怀忧惧，白树神言：『我等今者，何由得及见佛世尊？先自过度，不忍见于佛先灭度。』树神答曰：『汝等今者，若欲去者，各自闭眼，我等树神，能令汝等到世尊所。』时诸比丘，闻是语已，寻各闭目，不觉忽然至世尊所，忏悔罪咎，各取涅槃。皆由彼时出家持戒，今得值我，获道果证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五百比丘者，今此须拔陀等五百力士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八）◎兔烧身供养仙人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拔提，出家入道，心常好乐白衣缘务，三业俱废。尔时如来，观此拔提善根已熟，应受我化。告阿难言：「汝往唤彼拔提比丘，来到我所。」寻即往唤。佛勅拔提：「汝可往诣山林树间修习善法。」寻受佛教，诣山林间，坐禅行道，未久之间，得阿罗汉果。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拔提比丘，宿殖何福？」

虽复出家，常乐俗缘；复值世尊，得获道果。」佛告比丘：「非但今日能化彼耶！过去世时，我亦化彼。」

时诸比丘复白佛言：「不审世尊！过去世时，其事云何？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一仙人，在山林间，食果饮水，修习仙道，经历多年，值天亢旱花果不茂，饥渴所逼，便欲入村乞食自活。时有菩萨兔王，与诸兔等，随逐水草，俱行见是长须仙人，为饥渴所逼，欲入村落乞食自活，便前白言：『受我明日少许微供，并有好法，汝可听受。』仙人闻已，作是念言：『彼兔王者，或能值见飞鸟走兽命尽之者，为我作食。』寻即许可。时彼兔王知仙人许，寻集诸兔及彼仙人，宣说妙法，手复拾薪，积之于地，每自燃火，自投其身在大火中。时彼仙人，即前抱捉；无常之命，已就后世。仙人唱言：『和上大师！云何一旦今见孤背舍弃我去？更不闻法。』悲感哽噎，[口*罍]天而哭，闷绝躃地，悲不能言。当尔之时，地大震动，天雨妙花，覆兔王上。时彼仙人，见彼兔王修于大悲，不敢食噉，收其骸骨，起塔供养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菩萨兔王则我身是，彼时仙人者今拔提比丘是。皆由彼时随顺我语来听法故，今得值我，出家得道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九）◎法护王子为母所杀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提婆达多，愚痴无智，常怀嫉妬，瞋恚骂詈向佛世尊，如来终不向提婆达多有嫌恨心。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不审世尊！其事云何？」佛告比丘：「非但今日为彼所骂，过去世时，亦常恶骂，我恒忍受。」

时诸比丘，复白佛言：「愿乐欲闻过去世时，敷演解说。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[木*奈]国有王，名曰梵摩达多，正法治化，人民炽盛，丰乐无极。有二夫人，一名善意，二名修善意。其大夫人，体性调顺，甚适王情，然无子息。第二夫人，唯有一子，聪明慈仁，孝顺父母，王甚爱念，遣诣学堂，读诵书典。将大夫人，出城游戏，欢喜受乐，持少酒食，送与城内第二夫人。夫人瞋恚，恶口骂詈：『我宁刺汝王子咽杀，取血而饮，今终不饮王所送酒。』使者还驰，以状白王。王闻是语，复生瞋恚，寻即遣人，送王子与，试为能不？夫人得已，即欲刺咽，王子归躬，合掌向母：『我无过罪，何为见尔？』母答子曰：『汝父勅

杀，非我咎也。』闻是语已，即便向母，忏悔罪咎；其母不听，即便刺杀。乘是善心，生忉利天。我于尔时，故是凡夫，为母所杀及以骂辱，终无恨心；况我今者，超出三界，云何不能向提婆达多生慈悲耶？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王一子者则我身是，彼时母者今提婆达多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悲喜交集，作礼而退。

（四〇）◎劫贼楼陀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劫贼，名曰楼陀，腰带利剑，手把弓箭，在于道次，劫夺民物，用自存活。遂经数日，饥渴所逼，遥见比丘持钵而行至一树下，作是念言：「彼人钵中，必有饮食，今当往彼夺取食之；若彼食竟，开腹取噉。」作是念已，寻即趋向，相去不远，小复亭住。时彼比丘，寻知贼意，「今若不唤，必当杀我，增彼罪咎，坠堕三涂；不如先唤，施彼饮食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便遥唤：「汝速疾来，我施汝食。」贼作是念：「今此比丘，遥知我饥，唤我与食。」寻即来前，食彼饭已，充足饱满，发欢喜心。时彼比丘，即便为说种种妙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求索出家，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；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撰集百缘经卷第四

撰集百缘经卷第五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

饿鬼品第五

（四一）◎富那奇堕饿鬼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尊者舍利弗、大目犍连，欲设食时，先观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然后方食。所以尔者，欲令众生厌离生死求于涅槃。时彼目连，见一饿鬼，身如焦柱，腹如大山，咽如细针，发如锥刀，缠刺其身，诸

支节间，皆悉火出，呻吟大唤，四向驰走，求索屎尿，以为饮食，疲苦终日而不能得。尔时目连，见此饿鬼，即前问言：「汝造何业，受如是苦？」饿鬼答曰：「有日之处，不须灯烛，如来世尊，今现在世，汝可自问。我今饥渴，不能答汝。」尔时目连寻往佛所，欲问如来所造业行受如是苦。尔时世尊，在大众中，为诸天演说法，见目连入，即问之曰：「汝于今者，见何异事？」目连答曰：「见一饿鬼，身体焦然，东西驰走。」具以上事向佛广说。「造何恶业，受如是苦？」

尔时世尊，告目连曰：「汝今善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舍卫城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常令仆使押甘蔗汁，以输大家。有辟支佛，甚患渴病，良医处药，服甘蔗汁，病乃可差。时辟支佛，即便往诣造长者家，乞甘蔗汁，时彼长者，见其详序威仪可观，深生信敬，而问之言：『欲须何等？』辟支佛言：『甚患渴病，须甘蔗汁，故来相告。』长者闻已，心怀欢喜，寻勅其妇富那奇：『我有急缘，定欲出去。汝今在后，取甘蔗汁，施辟支佛。』时妇答言：『汝但出去，我后自与。』时夫出已，取辟支佛钵，于其屏处，小便钵中，以甘蔗汁，盖覆钵上，与辟支佛。辟支佛受已，寻知非是，投弃于地，空钵还归。其后命终，堕饿鬼中，常为饥渴，所见逼切。以是业缘，受如是苦。」佛告目连：「欲知尔时彼长者妇，今富那奇饿鬼是。」

佛说是饿鬼缘时，诸比丘等，舍离悭贪，厌恶生死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二）◎贤善长者妇堕饿鬼缘

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。尔时尊者大目犍连，在一树下，结跏趺坐，思惟观察，见一饿鬼，身如焦柱，腹如大山，咽如细针，发如锥刀，缠遶其身，诸支节间，皆悉火然，呻吟大唤，四向驰走，求索粪秽，终日竟夜，受苦疲极，了不能得。尔时目连，见此饿鬼，而问之言：「汝于先身，造何业行，受如是苦？」饿鬼答言：「世有如来，汝可自问；我今饥渴，不能答汝。」尔时目连，寻诣佛所，问其所由：「造何业行，受如是苦？」

尔时世尊，告目连曰：「汝今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有国名波罗[木*奈]，其土丰乐，人民炽盛，无有兵甲共相诤竞。时有长

者，名曰贤善，体性柔和，敬信三宝，常乐惠施，名称普闻。时有比丘，着衣持钵，造诣其家，从其乞食。时此长者，有少急缘，竟不自施，寻即出去，殷懃嘱妇：『汝今在后，好念施彼比丘饮食。』其妇答言：『汝但莫忧，我后当与。』时长者妇，慳贪心生，便自念言：『今若与食，后日复来。此诸人等，甚可恶见。』即唤比丘，来入舍内，闭着空屋，令其即日晚不得食。以是业缘，于无量世，堕饿鬼中，受如是苦。」佛告目连：「欲知彼时长者妇者，今此饿鬼是。是故汝等，当勤布施，莫着慳贪，应作是学。」

佛说是饿鬼缘时，诸在会者，舍离慳贪厌恶生死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三）◎恶见不施水堕饿鬼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尔时尊者大目犍连，在一树下，见一饿鬼，身如焦柱，腹如大山，咽如细针，发如锥刀，缠刺其身，诸支节间，皆悉火然，渴乏欲死唇口干焦，往趣河泉，水为涸竭，假令天降甘雨，堕其身上皆变为火。时大目连，即前问言：「汝于先身，造何业行，受是苦耶？」时彼饿鬼，答目连言：「我今渴乏，受苦难计，不能答汝，尔自问佛。」时大目连，即诣佛所，欲问斯事。尔时世尊，为诸大众，演说妙法，见目连来，先意问讯，爱语濡语，而问讯之：「见何异事？」目连白佛：「我向树下，见一饿鬼，身体焦然，四向驰走。」具以上事，向佛广说。「宿造何业，受是苦恼？」

尔时世尊，告目连曰：「汝今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，有一沙门，涉路而行，极患热渴。时有女人，名曰恶见，井宕级水，往从乞之。女报之曰：『使汝渴死，我终不能持水与汝，令我水减不可持去。』于时沙门，既不得水，复道而去。时彼女人，遂复慳贪，有来乞者，终不施与。其后命终，堕饿鬼中，以是业缘，受如是苦。」佛告目连：「欲知彼时女人不施水者，今此饿鬼是。」

佛说是恶见缘时，诸比丘等，舍离慳贪，厌恶生死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四）◎盘陀罗堕饿鬼身体臭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尔时尊者大目犍连，食时欲至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还归所止。饭食已讫，摄衣钵已，在一树下，结跏趺坐，入于三昧。见一饿鬼，身体极臭，绝不可近。于时目连，即便问言：「汝造何业，受此身形，臭不可近？」饿鬼答曰：「汝自问佛，当为汝说。」尔时目连，寻诣佛所，白言：「世尊！」诸佛常法，先意问讯：「汝于今者，见何异事？」目连白佛：「我于向者，在一树下，入于三昧，见一饿鬼，身体极臭，剧于人粪，四向驰走，求索屎尿，用为甘饴。不审，世尊！受如是报？」佛告目连：「汝今欲知是因缘不？」目连白佛：「愿乐欲闻。」

尔时世尊，告目连曰：「汝今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辟支佛，出现于世，在空闲处，以草为敷，系念坐禅。身遇疾患，良医处药，当须肉食，病乃可差。时辟支佛，闻是语已，即便入城，见一长者，名曰吉善，从索肉食。时彼长者，勅妇盘陀罗：『我有急缘，今须出外，汝好为彼辟支佛，作随病药。』时妇答言：『汝但慎前，莫忧后事，辟支佛食，我自当与。』时彼长者，寻便出去。时盘陀罗，慳贪心生，便作是念：『我于今日，施彼食者，明日复来，甚可恶见。』作是念已，即从索钵，在于屏处，大便钵中，以饭覆上，与辟支佛。寻觉臭秽，投弃着地，舍之而去。以是业缘，无量世中，常堕饿鬼，身体臭秽，不可附近，常以人粪，用为甘饴。」佛告目连：「欲知尔时彼长者妇大便钵中施辟支佛者，今饿鬼是。」

佛说是饿鬼缘时，诸比丘等，舍离慳贪，厌恶生死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五）目连入城见五百饿鬼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尔时目连，乞食时到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于其门中，值有五百饿鬼，从外来入，见是目连，心怀欢喜，而白之曰：「唯愿尊者！慈哀怜愍，称我名字，语我家中所亲眷属言：『我等辈，以不修善不好惠施，今受身形，堕饿鬼中。』唯愿尊者！从我亲里，求索财物，用设肴

饘，请佛及僧；若物少者，为我劝化诸檀越等，令共设会，使我等辈脱饿鬼身。」尔时目连，寻便许可。复问饿鬼：「汝等先世，造何业行，受斯罪报？」时诸饿鬼，咸共同声，白目连言：「我等宿世，俱在于此王舍城中，为长者子，憍慢放逸，不好布施，贪着世乐，不信三宝无上道教。见诸沙门入城乞食，既不自施，逆遮他人：『斯等道人！不自生活，但仰百姓，今若与者，后日复来，终无厌足。』以是业缘，其后命终，堕饿鬼中，受斯罪报。」于时目连，语饿鬼言：「我今为汝，语诸亲里，并相营佐，共设大会。时汝等辈，咸皆自来，至于会所。」时诸饿鬼，咸皆同声，白尊者言：「今我等辈，宿罪所致，虽受形体，身如焦柱，腹如大山，咽如细针，发如锥刀，缠刺其身，诸支节间，皆悉火然。四向驰走，求索饮食，了不能得，设见甘饘，驰赴趣向，变成脓血，云何而能持此身形，诣于会所？」时大目连，即便为彼诸饿鬼等，语其眷属，具陈上事。诸亲闻已，咸皆懊恼，共相合率，欲为设会。时大目连即便入定，观诸饿鬼为在何处，于十六大国，遍观不见。次阎浮提，至四天下，及千世界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，都观不见。怪其所以，寻往佛所，白言：「世尊！我今为彼诸饿鬼等，劝化诸人，并其诸亲，施設大会，为作福德。遍观世界，悉不得见。不审世尊！此诸饿鬼，为在何处？」佛告目连：「彼饿鬼等，皆为业风之所吹去，非汝声闻所能知见。然于今者，彼诸饿鬼，蒙汝设会，罪垢得除，吾自能令来诣会所。」于时目连，即便为诸饿鬼，设诸肴饘，请佛及僧。佛以神力，使诸饿鬼得来会所，令王舍城诸婆罗门刹利居士，咸见诸鬼状貌丑弊甚可怖畏，皆共舍离慳贪之心，厌恶生死，心开意解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世尊，即便为彼诸饿鬼等，种种说法慳贪过恶。深生信敬，即于其夜，便取命终，生忉利天，便自念言：「我等今者，造何福业，得来生此忉利天上？」即自观察，知是饿鬼，「以其尊者大目捷连，为我等故，设会请佛及比丘僧，得来生此。我等当共往报彼恩。」作是语已，寻从天下，顶戴天冠，着诸璎珞，庄严其身，各赍香花，来供养佛及大目连。供养已讫，却坐一面，听佛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各获道迹，遶佛三匝，还诣天上。佛告目连：「欲知尔时五百饿鬼者，今五百天子是。」

尔时大众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六）◎优多罗母堕饿鬼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彼国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高门，娉以为妇，作倡伎乐，用娱乐之。其妇怀妊满足十月，生一男儿，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，父母欢喜，因为立字，名优多罗。年渐长大，其父丧亡，儿自念言：「我先父以来，贩买治生，用成家业，我今不宜学是法耶？然于佛法，甚怀信敬，今欲出家。」便前白母，求索出家。时母答曰：「汝父既丧，我今便无，唯汝一子。汝今云何，舍我出家？我今存在，终不听汝出家入道；我亡没后，随汝意去。」尔时彼子，不果所愿，心怀懊恼，即便语母：「若不听我，今必投岩、饮毒而死。」时母答言：「莫作是语！汝今何故？必欲出家。从今以去，若欲请诸沙门婆罗门等，我当设供随汝供养。」儿闻是语，用自安隐，请诸沙门及婆罗门，数数向家而供养之。时彼儿母，见诸道士数数来往，甚怀懊恼，生厌患心，便出恶言，骂诸沙门婆罗门等：「不欲生活，但仰百姓，甚可恶见。」于时其儿，不在家中，其母但以饮食浆水，洒散弃地。时儿行还，便语之言：「汝出去后，我设肴饍，请诸沙门及婆罗门，而供养之。」寻便将儿，示其弃饭浆水之处，「我适供养，寻即出去。」其儿闻已，甚用欢喜。于其后时，母便命终，堕饿鬼中。儿便出家，懃加精进，得阿罗汉果。在河岸边窟中坐禅，有一饿鬼，其口干焦，饥渴热恼，来诣儿所，语比丘言：「我是汝母。」比丘怪言：「母生存时，常好布施，方今云何，返堕饿鬼，受斯报耶？」饿鬼答言：「以我慳贪，不能供养沙门婆罗门，以是之故，受饿鬼身，二十年中，未尝得食及以浆水。设我向河及以泉池，水为至竭，若向果树，树为干枯。我今饥渴热恼所逼，不可具陈。」比丘问言：「何缘致是？」饿鬼答言：「我虽布施，心常慳惜，于诸沙门婆罗门所，无恭敬心，横加骂辱，今受是报。汝今若能为我设供，施佛及僧，为我忏悔，我必当得脱饿鬼身。」时儿比丘，闻是语已，甚怀怜愍，即便劝化，办设肴饍，请佛及僧。供养讫竟，时彼饿鬼，即现其身在于会中，发露忏悔。尔时世尊为此饿鬼，种种说法，心怀惭愧，即于其夜，便就命终，更受身形，堕飞行饿鬼中，顶戴天冠，着诸瓔珞，庄严其身，来至比丘所，又复语言：「我故不脱饿鬼之身，汝更为我在所劝化，重设供养并诸床褥，施四方僧，乃可得脱饿鬼之身。」时儿比丘，闻是语已，复更劝化，办具饮食并诸床褥，施四方僧。供养讫竟，于是饿鬼，复更现身在大众前，寻更忏悔，即于其夜，取其命终，生忉利天，便作是念：「我造何福，得来生此？」寻自观察，「缘儿比丘为于我故，设诸肴饍请佛及僧，免饿鬼身，得来生天，我今当还报佛世尊及比丘恩。」顶戴天冠，着诸瓔珞，庄严其身，赍持香花，来供养佛及儿比丘。供养已讫，却坐一面，听佛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遶佛三匝，还诣天宫。

佛说是优多罗缘时，诸比丘等，舍离慳贪，厌恶生死，有得须陀洹果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七）◎生育饿鬼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阿难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见一饿鬼，身如焦柱，腹如大山，咽如细针，又复生盲，为诸乌鸢鷃泉所啄，宛转自扑，扬声叫唤，无有休息。尔时阿难，问饿鬼言：「姊妹！汝于先身，造何业行，受如是苦？」饿鬼答言：「有日之处，不须灯烛，世有如来，汝可自问。」尔时阿难，寻往佛所，白言：「世尊！我于向者，入城乞食，见一饿鬼，极受苦恼，不可称计。」向佛如来具说事状。「不审，世尊！彼饿鬼者，宿造何业，受此报耶？」

尔时世尊，告阿难言：「汝今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，将诸比丘，游行教化。次到鹿野苑中，时有女人，身抱怀妊，见佛世尊，甚怀信敬。足满十月生一女儿，端正殊特，人所敬仰。年渐长大，往诣佛所，听佛说法，心怀信敬，还归家中白二亲言：『唯垂哀愍，听在道次。』父母固遮不能令止，遂便出家作比丘尼。时彼父母，为此女故，造僧伽蓝，又请诸比丘尼，共住寺中。时长者女，于戒律中，有少毁犯，诸比丘尼，驱令出寺。心怀惭愧，不能归家，寄住他舍，生大瞋恚，便作是言：『我自有舍，止住其中，今者云何，返更驱我，自用住止？』即便向彼长者居士，说诸比丘尼种种过恶：『状似饿鬼，不自生活，但仰百姓，使我受身莫见此辈。』作是誓已，其后命终，堕饿鬼中，今得生盲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欲知尔时彼长者女，出家入道，驱令出寺，恶口诽谤，今生盲饿鬼是。」

佛说是饿鬼缘时，诸比丘等，各各守护身口意业，厌离生死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八）◎长者若达多慳贪堕饿鬼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若达多，财宝无量，奴婢仆使，象马牛羊，不可称计。时彼长者，值行观看，到祇桓中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庄严其身，心怀信敬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听佛说法，心生欢喜，还归辞家，及诸眷属求索入道。时诸亲属，都悉听许。还归白佛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时诸亲族及诸人民，以其先是豪富之子出家入道，竞施衣钵种种所须。既得之已，生慳贪心，不能施与同梵行者。其后命终，堕饿鬼中，还守衣钵。时诸众僧，见其去世，开其房户欲收尸骸及以衣钵阁维羯磨，而此室中，见一饿鬼，身如焦柱，状貌可畏，守此衣钵，无敢近者。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往白世尊，具陈所见。于是如来，将诸比丘，来入室中，语饿鬼言：「咄无惭愧！汝于前身，出家入道，贪着利养，不肯惠施；今堕饿鬼，受此丑形。汝今云何，不生惭愧，故复还来，仍守衣钵？」呵责慳贪多诸过咎，能令众生堕于恶道。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深生惭愧，即以衣钵，舍与众僧。于其夜半，便取命终，更受余形，堕飞行饿鬼中，端正殊妙，着诸璎珞，庄严其身，身出光明，照于祇桓，[凌*欠]虚游行，与天无异。来诣佛所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欢喜而去。于其晨朝，诸比丘等，白言：「世尊！昨夜光明，照于祇桓，为是梵释四天王乎？二十八部鬼神将也？为是他方诸大菩萨来听法耶？」佛告比丘：「非是释梵二十八部诸神王耶，乃是舍卫城中大富长者，出家入道，近日命终，堕飞行饿鬼中，赍持香花，来供养我，是其光耳。」

佛说是缘时，诸比丘等，舍离慳贪，厌恶生死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九）◎饿鬼自生还噉五百子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尊者那罗达多，着衣持钵入城乞食，还归本处，饭食已讫，遥见祇桓，赤如血色，怪其所以。寻即往看，见一饿鬼，脂肉消尽支节骨立，一日一夜，生五百子，羸瘦羸弱，气力乏少。当生之时，荒闷殒死，支节解散，极为饥渴之所逼切，随生随噉终无饱足。时那罗达多便前问言：「汝造何业，获斯苦报？」饿鬼答曰：「汝今可自问佛世尊，当为汝说。」时那罗达多，寻往佛所，前礼佛足，却住一面。诸佛常法，先意问

讯：「汝于今者，见何异事？」那罗白言：「向者游行，见一饿鬼，一日一夜，生五百子，极为饥渴，生已还噉。不审，世尊！宿造何业，受斯报耶？」

佛告那罗达多：「若欲知者，好至心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一长者，金银珍宝，奴婢仆使，象马牛羊，不可称计。唯一夫人，无有子息，祷祀神祇，求索有子，了不能得。时彼长者，即便更取族姓家女，未久之间，便觉有妊。其大夫人，见其有妊，便生嫉妬，密与毒药，令彼堕胎。姊妹眷属，即诣其所，与彼大妇，极共鬪诤，遂相打棒，问其虚实。其大妇者，正欲道实恐其交死，正欲不道苦痛叵言，逼切得急，而作呪诅：『若我真实，堕汝胎者，令我舍身生饿鬼中，一日一夜生五百子，生已随噉终不饱足。』作是誓已，寻即放去。」佛告那罗达多：「欲知彼时其大妇者，生嫉妬心，堕他子故，妄语呪誓，堕饿鬼中，今受是报。」

时诸比丘，闻佛说是嫉妬之心多诸过患，能令众生堕于恶趣，咸共舍离，厌恶生死，心开意解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〇）◎喙婆罗似饿鬼缘

佛在毘舍离弥猴河岸重阁讲堂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蔗罗，选择正偶，娉以为妇，作诸音乐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臭不可近，夫便问言：「汝先不尔，今者何缘，有此臭秽？」妇答夫言：「此必是我胎中之子，业行所致，是以使尔。」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连骸骨立，羸瘦憔悴，不可示现，又复粪屎涂身而生。年渐长大，不欲在家，贪嗜粪秽，不肯舍离。时彼父母及诸亲族，见其如是，恶不欲见，駈令远舍，使不得近。即便喙行，求索粪屎，用为甘饍。时诸民众，见其如是，因为立字，名喙婆罗鬼。时彼国中，有诸外道，偶行值见，赞言善哉！闻是语已，甚用欣庆，喜不自胜，前白外道：「慈哀怜愍，听在道次。」时诸外道，即为出家，教令裸形，以灰涂身，修于净行。时喙婆罗，虽复在道，故贪粪秽不净之处。时诸外道，见其如是，咸共呵责，或见鞭打：「汝今是人，何缘如是，乐处不净？」时喙婆罗，为诸外道，数数呵责，或被鞭打，舍之而去，诣于河岸沟坑之中，自用欢喜。时彼河岸，复有五百饿鬼，依住其中，见喙婆罗来，身极臭处，止住其中，无有能敢亲附之者。然常向诸饿鬼，而自赞叹：「我在人间，或见呵

责，及以鞭打，极受苦恼。今在此中，脱不见骂及以鞭打，独用欢乐。」时诸饿鬼，见嚩婆罗臭处不净，都皆舍去。时嚩婆罗语诸鬼言：「我此臭身依凭汝故，得存数日，汝等今者复舍我去，我今在后，云何得活？」作是语已，甚用苦恼，愁忧躃地。

尔时世尊，昼夜六时，观察众生，谁应可度，寻往度之。见嚩婆罗，失众伴侣，愁忧困苦，闷绝躃地，寻往坑所而为说法，使令欢喜。时嚩婆罗，见佛世尊，诸根寂定，光明晖曜，如百千日，庄严其身，心怀欢喜，五体投地，白言：「世尊！世间颇有如我等比斯下之人，得出家不？」佛告嚩婆罗：「我此法中，无有尊卑不听出家。」时嚩婆罗，闻佛语已，前白佛言：「慈哀怜愍，听在道次。」尔时世尊，寻举金色右臂，而告之曰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，威仪详序，如十二臈比丘，无有异也。既蒙佛恩，得出家已，即于佛前，而说偈言：

「今蒙佛恩得， 称意德如愿，
除去臭秽身， 得成为沙门。」

尔时世尊，告嚩婆罗：「汝今于我法中已得出家。」勤修系念，未久之间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皆共敬仰。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嚩婆罗比丘，宿造何业，受斯罪报？复以何缘，值佛世尊，获阿罗汉果？」尔时世尊，为诸比丘，而说偈言：

「宿造善恶业， 百劫而不朽，
罪业因缘故， 今获如是报。」

时诸比丘，闻佛世尊说此偈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时，其事云何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

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人寿四万岁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迦罗迦孙陀，将诸比丘，游行教化，到宝殿国。时彼土王，闻佛来至，心怀喜悦，将诸群臣，出城奉迎，到已前礼佛足，长跪请佛：『唯愿世尊！慈哀怜愍，受我三月四事供养。』佛即然可。时彼国王，知佛许可，寻即为佛及比丘僧，造立房舍，请一比丘，用作寺主，管理僧事，每于一日，余行不在。有一罗汉比丘，入彼寺中，威仪详序，甚可观看，寺主檀越，见其如是，请入浴室为其洗浴，复以香油，涂其身上。时彼寺主，从外来入，见此罗汉以香油涂身，心怀嫉妬，便出恶骂：

『汝出家人，何为如是？如似人粪涂汝身上。』作是语已，时香油涂身彼罗汉，心怀怜愍，踊身虚空，现十八变。时彼寺主，见是变已，深怀惭愧，向彼罗汉，忏悔谢过，各归所止。以是业缘，五百世中，身常臭处，不可附近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寺主比丘恶口骂者，今喙婆罗比丘是。由于彼时曾出家故，向彼罗汉忏悔罪咎，今得值我出家得道。」

佛说是喙婆罗缘时，各各自护身口意业，舍嫉妬心，厌恶生死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撰集百缘经卷第五

撰集百缘经卷第六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

诸天来下供养品第六

（五一）贤面慳贪受毒蛇身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贤面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多诸谄曲慳贪嫉妬，终无施心，乃至飞鸟驱不近舍。有诸沙门及婆罗门，贫穷乞丐从其乞者，恶口骂之。勤求资产，积聚为业，不修惠施。其后命终，受毒蛇身，还守本财，有近之者，瞋恚猛盛，怒眼视之，能令使死，遂之闻于频婆娑罗王。王闻是已，心怀惊怪，作是思惟：「今此毒蛇，瞋恚炽盛，见则害人，唯佛世尊，能得调伏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将群臣，往诣佛所，顶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城中，有一长者，资财无量，不肯惠施，今便命终，受毒蛇身，还守本财，瞋恚炽盛，近则害人。唯愿世尊！降伏此蛇，莫使害人。」佛默许可。于其后日，着衣持钵，往诣蛇所。蛇见佛来，瞋恚炽盛，欲螫如来。佛以慈力，于五指端，放五色光，照彼蛇身，即得清凉，热毒消除，心怀喜悦。举头四顾：「是何福人？能放此光，照我身体，使得清凉，快不可言？」尔时世尊，见蛇调伏，而告之曰：「贤面长者！汝于前身，以慳贪故受此弊形；今者云何，故复惜着，纵毒螫

人，为恶滋甚？于将来世，必受大苦。」蛇闻佛语，深自克责，盖障云除，自忆宿命，作长者时，所作恶业，今得是报，方于佛所，深生信敬。尔时世尊，知此毒蛇心已调伏，而告之言：「汝于前身，不顺我语，受此蛇形，今宜调顺受我教勅。」蛇答佛曰：「随佛见授，不敢违勅。」佛告蛇言：「汝若调顺，入我钵中。」佛语已竟，寻入钵中，将诣林中。时频婆娑罗王及诸臣民，闻佛世尊调化毒蛇盛钵中来，合国人民，皆共往看。在佛钵中，蛇见众人，深生惭愧，厌此蛇身，即便命终，生忉利天。即自念言：「我造何福，得来生天？」即自观察，见在世间，受毒蛇身；由见佛故，生信敬心，厌恶蛇身，得来生此，受天快乐。「今当还报佛世尊恩。」顶戴天冠，着诸璎珞，庄严其身，赍持香华，光明照曜，来诣佛所，前礼佛足，供养讫已，却坐一面，听佛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即于佛前，以偈赞佛：

「巍巍大圣尊， 功德悉满足，
能开诸盲冥， 寻得于佛果。
除去烦恼垢， 超越生死海，
今蒙佛恩德， 得闭三恶道。」

尔时天子，赞叹佛已，遶佛三匝，还诣天宫。时频婆娑罗王，于其晨朝，来诣佛所白言：「世尊！昨夜光明，照于世尊，为是释梵转轮圣王、二十八部鬼神将耶？」佛告王曰：「亦非释梵诸天神等来听法也，乃是昔日慳贪长者，得生天上，来供养我，是彼光耳。」

时频婆娑罗王闻佛说是慳贪缘时，在会诸人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，有得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二）月光儿生天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婆罗门，其所营务，耕田为业，于其匹对，媿以为妇，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名曰月光。年渐长大，与须达儿，出外观看，到僧坊中，见诸比丘勤加诵习，时婆罗门儿，即便得闻一四句偈，深生信敬，即还归家。却后七日，即便命终，生忉利天。时儿父母，悲号涕哭，心情懊恼，不能自制，即抱死尸，往诣冢间，号泣而言：「我唯一子，今舍我去，谁当看我？痛不可言，我宁随死，不能归家。」时诸亲属种种谏晓，故不肯归。精诚感应，使儿宫殿动摇不安，寻自观察，知从人中

得生天上，及见父母，在于冢间，抱我死尸，悲感哽咽，不能自止，感我宫殿动摇如是。愍其父母，即从天下，自变其身，作仙人形，到父母边，五热炙身。时婆罗门，问仙人言：「汝今何故？五热炙身，为何所求？」仙人答曰：「我今欲求作一国王，以金作车，众宝厕填，日月天子，在我左右，使四天王，步牵我车，遍四天下，不亦快乎？」时婆罗门，答仙人曰：「汝今假使百年之中，昼夜炙身，欲求如此珍宝之车，及以诸天侍卫汝者，终不可得。」于是仙人，复问婆罗门：「汝今抱是死尸，为求何愿？」婆罗门言：「我唯一子，舍我死去，是以怀抱，望得还活。」仙人答曰：「汝今抱是死尸，昼夜号泣，满于百年，子终叵得。」时婆罗门，闻仙人语，心怀惭愧，止不复哭，默然而住。时儿天子，变仙人形，还服本身，白父母言：「汝一子者，今我身是。以我一时，诣僧坊中，闻一四句偈，心怀欢喜，内发信心，便取命终，今得生天。我今欲为解释父母忧苦之故，作仙人形，来相晓喻。」于是父母，闻天子语，寻即信解，喜不自胜。于时天子，顶戴天冠，着诸瓔珞，庄严其身，赍持香花，劝于父母，共诣佛所，供养佛已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一时俱得须陀洹果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天子，宿殖何福？能于今者，善言慰喻，解释父母，止不涕泣，及获道果。」佛告比丘：「非但今日解释父母使不忧恼，过去世时，亦曾解释，使不忧恼。」

时诸比丘，闻是语已，复白佛言：「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时，其事云何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一愚人，常好作贼，邪淫欺诳，伺官捉得，系缚诣王，王问罪状，如上首实，寻勅令杀。当尔之时，我为其子，受性慈仁调顺贤柔，举国闻知，天为父故，向彼国王，请救父命，如是至三，王不能违，放令不杀得随意去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作贼人者今天子父是，尔时儿者今天子是。由于一时迦叶佛所受三自归故，今得值我出家得道。」

佛说是天子缘时，有得须陀洹者，乃至发于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三）采华供养佛得生天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豪富长者，皆共聚集，诣泉水上，作唱伎乐，而自娱乐，为娑罗花会。时彼会中，遣于一人，诣林树间，采娑罗花，作诸花鬘。时采花人，还来会所，路见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以所采花，散佛世尊，于是而去。还复上树，更欲采花，值树枝折，坠堕命终，生忉利天，端政殊妙，以娑罗花，而作宫殿。帝释问曰：「汝于何处造修福业而来生此？」天子答曰：「我阎浮提，采娑罗华，值见世尊，散花佛上，缘是功德，得来生此。」尔时帝释，见此天子，身体挺特，端政第一，说偈赞叹：

「身如真金色， 照曜极鲜明，
 容貌极端政， 诸天中最胜。」

尔时天子，即便说偈，答帝释曰：

「我蒙佛恩德， 散以娑罗花，
 由是善因缘， 今得是果报。」

尔时天子，说是偈已，即共帝释，来诣佛所，顶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破二十亿邪见业障，得须陀洹果，心怀欣庆，即于佛前说偈赞佛：

「巍巍大圣尊， 最上无有比，
 父母及师长， 功德无及者。
 干竭四大海， 超越白骨山，
 閑塞三恶道， 能开三善门。」

尔时天子，说此偈已，顶礼佛足，遶佛三匝，还诣天上。

时诸比丘，见此事已，于其晨朝，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昨夜光明普曜祇桓，为是帝释梵天王等四天王耶？二十八部鬼神将耶？」佛告比丘：「非是帝释梵天、鬼神四天王等，乃是昔日采娑罗花供养我者，今得生天，持诸香花来供养我，是彼光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四）◎功德意供养塔生天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彼频婆娑罗王，每日三时，将诸官属，往诣佛所，礼觐世尊。于其后时，年渐老大，身体转重，不能日日故往礼拜。时诸官人启白王言：「从佛世尊，索于发爪，后宫之中，造立塔寺，于此礼拜，香花灯明而供养之。」时王然可。往诣佛所启白，世尊即以发爪，与频婆娑罗王，于其宫内，造立塔寺，悬缯幡盖，香花灯明，日三时供养。时王太子阿阇世共提婆达多，共为阴谋，杀害父王，自立为主，寻勅宫内：「不听礼拜供养彼塔，有犯之者，罪在不请。」于其后时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时，有一宫人，字功德意，而自念言：「此塔乃是大王所造，今者坌污，无人扫洒，我今此身，分受刑戮，扫洒彼塔，香花灯明而供养之。」作是念已，寻即然灯，供养彼塔。时阿阇世王，遥在楼上，见彼灯明，即大瞋恚，寻即遣人，往看是谁？见功德意然灯供养，使者还来，以状白王。王勅唤来，问其所由。时功德意，即答王曰：「今此塔者，先王所造供养之处，以此良日，扫除清静，燃灯供养。」时阿阇世，闻是语已，告功德意：「汝不闻我先所约勅？」功德意言：「闻王所勅。然王今者，其所治化，不胜先王。」时阿阇世，闻是语已，倍增瞋恚，即以剑斩杀功德意。乘此善心，即便命终，生忉利天，身光照曜，满一由旬。时天帝释及诸天等，咸来观看，而问之言：「汝造何福？得来生此，光明殊特，倍胜诸天。」尔时天子，即以偈颂，答帝释曰：

「如来出于世， 如日月光明，
照彼诸黑闇， 皆悉普使明。
见者生欢喜， 心垢自然除，
善哉无上尊， 众生良福田。
信心修福德， 我不惜身命，
被害致命终， 得生于天上。」

尔时天子，向于帝释，说此偈已，顶戴天冠，着诸璎珞，庄严其身，将诸天众各赍香花，下供养佛，光明普曜照于竹林，倍踰于常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即作是言：「自念我昔，积于白骨，过于须弥，涕泣雨泪，多于巨海，干竭血肉，徒丧身命，今以得离。」作是语已，遶佛三匝，还于天宫。

时诸比丘，于其晨朝，白世尊言：「昨夜光明，殊倍于常，为是帝释梵天四天王乎？二十八部鬼神大将也？」佛告诸比丘：「亦非梵天鬼神大将，乃是

频婆娑罗王后宫嫒女，名功德意，供养塔故，为阿闍世王被害；命终生忉利天，来供养我，是彼光耳。」

佛说是功德意缘时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五）须达多乘象劝化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须达，以百千金钱，布施于佛，而作是念：「如我今者，财富无量，虽以祇桓精舍百千金钱布施佛僧，不足为难；今若劝化贫穷下贱，减割针縲而用布施，乃名为难，复得无量无边功德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便往白波斯匿王，寻便然可。即遣臣佐，于其城内，击鼓唱令，语诸人言：「须达长者，今欲劝化众人以修惠施。」于七日头，乘大白象，于四道头街巷里陌，处处劝化。时诸人等，心怀欢喜，竞共布施，或以衣服璎珞金银宝物，种种环玠针縲领带，随家所有，持用布施。尔时有一贫穷女人，客作三月，得一张迭，须用作衣，见须达长者劝化诸人，即便问于其傍诸人：「彼须达长者，多财饶宝，无所乏少，乃能见于地中伏藏，今何所乏，乃复从人而行乞索？」诸人语言：「今彼长者，实无所乏，为怜愍故，劝化众人，欲共修福请佛及僧。」时此贫女，闻是语已，心怀欢喜，而作是言：「由我先世不布施故，今为贫穷；今若不施，后世遂剧。」复自思惟：「佛世难值，我今虽欲请佛及僧，为无所有，我今身上，唯此一〔鬪/且〕*毛，若用布施，裸形而坐；设不用者，后无所望。我今穷苦，会当归死，宁舍此〔迭*毛〕，持用布施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以此迭，于牕牖中，掷与须达。须达得已遣人往看，见贫女人裸形而坐。时彼使者，而问之言：「汝今何故，用衣布施？」贫女答言：「我畏来世遂更贫剧，以是之故持用布施。」时彼使者，具以事状，往白须达。须达闻已，叹言奇哉！即脱身上所著服饰，用施贫女。贫女得已，心怀欢喜：「我今布施，现得果报，况将来世？」遂经数日，贫女命终，生忉利天，便自念言：「我造何福，得生天上？」寻自观察，知在人中，极为贫穷，以迭布施，故得来生此。「我今当还报佛之恩，及以须达。」顶戴天冠，着诸璎珞，庄严其身，赍持香花，下供养佛及须达多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遶佛三匝，还归天上。

时诸比丘，于其晨朝，前白佛言：「昨夜光明照耀如来，为是释梵四天大王？二十八部鬼神大将？」佛告诸比丘：「亦非释梵诸神王等，乃是须达劝化贫女以迭布施，得生天上，来供养我，是其光耳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贫穷女人者，今此天子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六）◎鸚鵡子王请佛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夏安居竟，将诸比丘，欲游行他国。时频婆娑罗王，将诸群臣出城，遥望如来，「世尊为何所在？唯愿慈愍，及比丘僧，来受我供。」尔时世尊，遥知王意深生渴仰，及比丘僧，渐次游行，诣摩竭提国，值诸群鸟中有鸚鵡子王，遥见佛来飞腾虚空，逆道奉迎：「唯愿世尊及比丘僧，慈哀怜愍，诣我林中，受一宿请。」佛即然可。时鸚鵡王，知佛许已，还归本林，勅诸鸚鵡：「各来奉迎。」尔时世尊，将诸比丘，诣鸚鵡林，各敷坐具，在于树下，坐禅思惟。时鸚鵡王，见佛比丘寂然宴坐，甚怀喜悦，通夜飞翔，遶佛比丘，四向顾视，无诸师子虎狼禽兽及以盗贼触恼世尊比丘僧不？至明清旦，世尊进引，鸚鵡欢喜，在前引导，向王舍城，白频婆娑罗王言：「世尊今者将诸比丘，遂来在近。唯愿大王！设诸肴饍，逆道奉迎。」时频婆娑罗王，闻是语已，勅设肴饍，执持幢幡香花伎乐，将诸群臣，逆道奉迎。时鸚鵡王，于其夜中，即便命终，生忉利天，忽然长大，如八岁儿，便作是念：「我造何福，生此天子？」寻自观察，知从鸚鵡由请佛故一宿止住，得来生此。「我今当还报世尊恩。」顶戴天冠，着诸瓔珞庄严其身，赍持香花，而供养佛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遶佛三匝，还归天上。

时诸比丘，于其晨朝，前白佛言：「昨夜光明，为是释梵四天大王？二十八部鬼神将耶？」佛告比丘：「亦非释梵诸神王等，乃是道路鸚鵡子王，请我及僧于林树间，一宿止住，命终生天，来供养我，是其光耳。」

时诸比丘，复白佛言：「今此天子，宿造何业，生鸚鵡中？复修何福，闻法获果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，于彼法中，有一长者，受持五戒，便于一时，毁犯一戒，故生鸚鵡中，余四完具，今得值我，出家得道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优婆塞者，今鸚鵡天子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七）◎王遣使请佛命终生天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夏安居竟，将诸比丘，欲游行他国。时须达长者，白波斯匿王言：「我等今者久不见佛，愿王今者，修书遣使，往请世尊，来诣此间，而共供养。」时波斯匿王闻是语已，寻即遣使，往请世尊，通书致问：「遥礼世尊！久不奉觐，唯垂哀愍，来受我请。」尔时如来，即便然可。使者还启白王言：「世尊许可。」王勅使者，庄严车乘与彼使者，往迎世尊。「愿垂哀愍，可乘此车，受彼王请。」时佛答曰：「我有六通之神足，七觉之花鬘，八圣之道分，五衍之安车，是我神足，不须汝车。」时彼使者，殷懃三请：「唯愿矜愍，莫用神足，愿乘此车，受彼王请。」尔时世尊，愍其使者，即便上车，以神通力，令彼车乘履虚而行，至王舍城，受彼王请。时彼使者，即于其夜，而取命终，生忉利天，忽然长大，如八岁儿，便自念言：「我修何福，生此天上？」寻自观察，见在世间，为王所使，劝佛世尊，乘车往至，受彼王请，以是善心，得来生天。「我今当还，报佛之恩。」顶戴天冠，着诸璎珞，庄严其身，赍持香花，光明普曜，照于祇桓，来供养佛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遶佛三匝，还于天宫。

时诸比丘，于其晨朝，前白佛言：「昨夜光明，为是释梵四天大王？二十八部鬼神将耶？」佛告诸比丘：「亦非释梵诸神王等来听法也，乃是为王所使来请我者，乘此善心，得生天上，来供养我，是其光耳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八）◎佛度水牛生天缘

佛在骄萨罗国，将诸比丘，欲诣勒那树下。至一泽中，有五百水牛，甚大凶恶。复有五百放牛之人，遥见佛来，将诸比丘，从此道行，高声叫唤：「唯愿世尊莫此道行！此牛群中，有大恶牛，抵突伤人，难可得过。」尔时佛告放牛人言：「汝等今者！莫大忧怖！彼水牛者，设来抵我，吾自知时。」比语言之顷，恶牛卒来，翘尾低角刨地吼唤，跳踉直前。尔时如来，于五指端，化五师子，在佛左右，四面周匝，有大火坑。时彼水牛，甚大惶怖，四向驰走，无有去处。唯佛足前有少许地晏然清凉，驰奔趣向，心意泰然，无

复怖畏，长跪伏首，舐世尊足，复更仰头，视佛如来，喜不自胜。尔时世尊，知彼恶牛心已调伏，即便为牛，而说偈言：

「盛心兴恶意， 欲来伤害我，
 归诚望得胜， 返来舐我足。」

时彼水牛，闻佛世尊说是偈已，深生惭愧，欬然悟解，盖障云除，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恶业，倍生惭愧，不食水草，即便命终。生忉利天，忽然长大，如八岁儿，便自念言：「我修何福，生此天上？」寻自观察，知在世间，受水牛身，蒙佛化度，得来生天。「我今当还，报佛之恩。」作是念已，顶戴天冠，着诸璎珞，庄严其身，赍持香花，来诣佛所，光明赫奕，照佛世尊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遶佛三匝，还于天宫。

时放牛人，于其晨朝，而白佛言：「昨夜光明，为是释梵四天大王？二十八部鬼神将耶？」佛告放牛人：「亦非释梵诸神王等来听法也，乃是汝等所道恶牛，以见我故，命终生天，来供养我，是其光耳。」时五百放牛人，闻佛语已，各相谓言：「彼恶水牛，尚能见佛得生天上；况我等辈，今者是人，云何不修诸善法耶？」作是语已各相师合，设诸肴饍，请佛及僧。饭食已讫，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各获道迹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，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而白佛言：「今此水牛，及五百放牛人，宿造何业，生水牛中？复修何福，值佛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今者，欲知水牛及放牛人宿业所造诸恶业缘，我今当为汝等说偈：

「宿造善恶业， 百劫而不朽，
 善业因缘故， 今获如是报。」

时诸比丘，闻佛世尊说是偈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时，其事云何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，于彼法中，有一三藏比丘，将五百弟子，游行他国，在大众中而共论议。有难问者，不能通达，便生瞋恚，返更恶骂：『汝等今者，无所晓知，强难问我，状似水牛抵突人来。』时诸弟子，咸皆然可，以为非他。作是语已，各自散去。以

是恶口业因缘故，五百世中，生水牛中及放牛人，共相随逐，乃至今者，故未得脱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三藏比丘者，今此群中恶水牛是；彼时弟子者，今五百放牛人是。」

佛说是水牛缘时，各各自护身口意业，厌恶生死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九）二梵志共受斋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于其初夜，有五百天子，顶戴天冠，着诸璎珞，庄严其身，赍持香花光明赫奕，照祇桓林，来诣佛所。前礼佛足，供养讫已，却坐一面，听佛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遶佛三匝，还诣天宫。于其晨朝，尔时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昨夜光明，照曜祇桓，倍逾于常，为是释梵四天大王、二十八部鬼神大将来听法耶？」佛告阿难：「亦非释梵诸神王等来听法也，乃是过去迦叶佛时，有二婆罗门，随从国王，来诣佛所，礼拜问讯。时彼从中，有一优婆塞，劝二婆罗门言：『汝等今者随从王来，见佛世尊，因可受斋。』婆罗门言：『受此斋法，有何利益？』优婆塞言：『受此斋法，随意所求，必得如愿。』时婆罗门，闻是语已，即共受斋，一求生天，二求人王。受斋已竟，俱共还归诸婆罗门聚会之处。诸婆罗门言：『汝等饥渴，可共饮食。』受斋者言：『我受佛斋，过时不食。』诸婆罗门言：『我等自有婆罗门法，何须受彼沙门斋耶？』如是殷懃数数劝请，不勉其意。求生天者，即便饮食，以破斋故，不果所愿，其后命终，生于龙中。第二人者，绝不饮食，以持斋戒故，果其所愿得作国王。以其先身共受斋故，生彼国王园池水中。

「时守园人日日常送种种果蓏，奉上献王，卒于一日园池水中得一美果，色香甚好，作是念言：『我虽出入，常为门监所见前却，我持此果，当用与之。』作是念已，寻即持与门监。门监得已，复作是念：『我虽出入，复为黄门所见前却，当用与之。』作是念已，寻即持与黄门。黄门得已，复作是念：『夫人为我，常向大王，叹誉我德，我持此果，当用与之。』作是念已，即便持与夫人。夫人得已，复上大王。王得果已，即便食之，觉甚香美，即问夫人：『汝今何处得是果来？』夫人实时，如实对曰：『我从黄门得是果来。』复问黄门：『汝从何处得是果来？』如是展转推到菌子，王即招呼：『吾园之中，有是美果，何不见送，乃与他人？』园子于是，本末自

陈。王不听言，而告之曰：『自今以后，常送此果，若不尔者，吾当杀汝。』

「园子还归，入其园中，号[口*罍]涕泣，不能自制。此果无种，何由可得？时彼龙王，闻是哭声，化作人形，来问之言：『汝今何以涕泣乃尔？』园子对曰：『我于昨日，此园池中，得一美果，持与门监；门监得已，复与黄门；黄门得已，复与夫人；夫人得已，复上与王。今见约勅：「自今已后，仰送此果，若不尔者，当见刑戮。」今此园中，无此果种，是以涕哭。』于时化人，闻是语已，还入水中，取好美果，着金盘上，持与园子，因复告言：『汝持此果，奉上献王，并说吾意云：「我及王，昔佛在世，本是亲友，俱作梵志，共受八斋，各求所愿。汝戒完具，得作国王；吾戒不全，生在龙中。我今还欲奉修斋法求舍此身。」愿语汝王，为我求索八关斋文，送来与我，若其相违，吾覆汝国，用作大海。』

「菌子于时，纳受果盘，奉献王已，因复说龙所嘱之语。王闻是已，甚用不乐。所以然者，当尔之时，乃至无有佛法之名，况复八关斋文，叵复得耶？若其不获，恐见危害。思念此理，无由可办。时彼国王，有一大臣，最所敬重，而告之言：『龙神从我，求索八关斋文，仰卿得之，当用持与。』大臣答曰：『今世无法，云何可得？』王复告言：『汝若不获见送与者，吾必杀卿。』大臣闻已，却退至家，颜色异常，甚用愁恼。时臣有父，年在耆旧，每从外来，见子颜色，改易异常，寻即问言：『汝有何事？颜色乃尔。』于时大臣，即向父说委曲情理。父答子曰：『吾家堂柱，我见有光，汝为施伐，试破共看，倘有异物。』于是大臣随其父教，寻为施伐，取破看之，得经二卷，一是十二因缘，二是八关斋文。大臣得已，甚用欢喜，着金案上奉献与王。王得之已，喜不自胜，送与龙王。龙王得已，甚用欢喜，赍持珍宝，赠遗与王，各还所止。共五百龙子，懃加奉修八关斋法，其后命终，生忉利天，来供养我，是彼光耳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欲知彼时五百龙子奉修斋法者，今五百天子是。」佛说是缘时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〇）五百鴈闻佛说法缘

佛在波罗[木*奈]国，于林泽中，为诸天世人，演说妙法。时虚空中，有五百群鴈，闻佛说法，深心爱乐，盘回而翔，来下听法。时有猎师，张施罗网，

五百群鴈，墮其网中，为诸猎师，都悉所杀，于此命终，生忉利天。忽自长大，如八岁儿，端政殊妙，诸天身光明曜宫殿，犹若宝山。便自念言：「我修何福，得来生天？」寻自观察，知从鴈身，闻佛说法，深信信乐，乘此善心，即便命终，得来生此。便作是言：「我等今者，当报佛恩。」即共同时，顶戴天冠，着众璎珞，庄严其身，众香涂身，赍持香花，来诣佛所，供养世尊。供养已讫，顶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者，蒙佛世尊演说妙法，信乐心生，得生胜处。唯愿世尊！慈愍我等，更为重说，开示道要。」尔时世尊，即便为说种种法要，心开意解，五百天子，一时皆得须陀洹果，心怀欢喜，遶佛三匝，顶礼佛足，还诣天上。

尔时阿难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昨夜光明照于林树，有何因缘？愿见告示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汝今善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以我先时于林泽中，为诸天人，演说妙法。有五百群鴈，爱敬法声，心怀喜悦，即共飞来，欲至我所，为猎师所杀。因此善心，得生天上，故来报恩。」尔时阿难闻佛说已，叹未曾有！「如来出世，实为尊妙，莫不蒙赖，乃至飞鸟，闻佛音声，尚获道果；何况人类，信心受持，过逾于彼，百千万倍，不可为比。」「是故汝等！当共一心，信敬佛法，如法修行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欢喜奉行。

撰集百缘经卷第六

撰集百缘经卷第七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

现化品第七

（六一）◎身作金色缘

佛在迦毘罗卫国尼拘陀树下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族望，娉以为妇，作诸音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生一男

儿，身作金色，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，身有光明，照彼城内，皆作金色。时儿父母，见其如是，心怀欢喜，叹未曾有，召诸相师，占相此儿。相师覩已，问其父母：「此儿产时，有何瑞相？」父母答曰：「此儿生时，身作金色，兼有光明。」因与立字，名曰金色。年渐长大，体性贤柔，慈仁孝顺。闻世有佛在尼拘陀树下，将诸亲友，往诣佛所。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喜悦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归白父母：「我于今日，往到尼拘陀树下，见佛世尊，神容炳耀，如百千日；又见比丘，诸根寂定，威仪可观，我所愿乐。唯愿慈愍，听我出家。」时儿父母，闻是语已，爱念子故，不能违逆，寻将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金色比丘，宿殖何福，生于豪族，身作金色，得值世尊，出家获道？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善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，教化周讫，迁神涅槃。尔时有王，名盘头末帝，收其舍利，起四宝塔，高一由旬，而供养之。时有一人，值行见塔，有少破落，和泥补治，及买金薄，安钻其上，发愿出去。缘是功德，九十一劫，不堕恶道，天上人中，身常金色，受天快乐。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身故金色，出家得道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钻金薄人者，今现在金色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欢喜奉行。

（六二）◎身有栴檀香缘

佛在迦毘罗卫国尼拘陀树下。时彼国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高门，娉以为妇，作诸伎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产一男儿，容貌端政，世所无比，身诸毛孔有牛头栴檀香，从其面门出优钵罗花香。父母亲属，莫不欢喜，召诸相师，占相此儿。相师见已，问其父母：「此儿生时，有何瑞相？」父母答曰：「此儿生时，身诸毛孔有牛头栴檀香，从其面门出优钵罗华香。」因为立字，名栴檀香。年渐长大，体性仁和，见者爱敬。将诸亲友而行游戏，渐次往到尼拘陀树下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归辞父母，求索入道。父母爱

念，不能违逆，将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曰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栴檀香身比丘，宿殖何福，生便有香？又值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，教化周讫，迁神涅槃。时彼国王，名盘头末帝，收取舍利，造四宝塔，将诸群臣后妃嫔女，赍持香花，入彼塔中，而共供养，践踏塔地，有破落处。时有长者，见此塔地有破落处，寻和好泥，用涂治之，以栴檀香，盆散其上，发愿而去。缘是功德，九十一劫，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，身口常香，受天快乐，乃至今者遭值于我，身口故香，出家得道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以栴檀香盆散地者，今香身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三）◎有大威德缘

佛在迦毘罗卫国尼拘陀树下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高门，娉以为妇，种种音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身体柔濡，颜色鲜泽，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。父母亲属，见之欢喜，因为立字，名曰威德。年渐长大，柔和调顺，见者爱敬，远近信伏。将诸亲友游行观看，到尼拘陀树下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照耀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归辞父母，求索入道。父母爱念，不能违逆，将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皆共敬仰。

时诸比丘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威德比丘，宿殖何福，身极柔濡，颜色鲜明，又为众人所见敬仰，遭值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善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，教化周讫，迁神涅槃。彼时有王，名盘头末帝，收其舍利造四宝塔，高一由旬，而供养之。时有一人值行往到，见彼塔上，有诸萎花尘土盆上，即取萎花，拂拭使净，还用供养，发愿出去。缘是功德，九十一劫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，颜色奕奕，有大威德，

受天快乐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故有威德，出家得道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拂拭花人，今威德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四）◎有大力缘

佛在迦毘罗卫国尼拘陀树下。时彼国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族望，娉以为妇，作倡伎乐，而娱乐之。其妇怀妊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骨节羸大，肥壮大力，父母见之，因为立字，名曰大力。年渐长大，勇健多力，无有及者。将诸亲友游行观看，到尼拘陀树下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归白父母，求索入道。父母爱念，不能违逆，将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大力比丘，宿殖何福，生则大力，勇健无敌，又值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，教化周讫，迁神涅槃。时彼国王，名盘头末帝，收取舍利，造四宝塔。时有一人，在此塔边，高声唱言，集唤众人，建立塔柁。发愿而去。缘是功德，九十一劫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，常有大力，受天快乐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故有大力，出家得道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唱唤众人竖立柁者，今此大力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◎

（六五）◎为人所恭敬缘

佛在迦毘罗卫国尼拘陀树下。时彼国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高门，娉以为妇，种种音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端政殊妙与众超绝，有见之者，无不敬仰。年渐长大，与诸亲友游行观看，到尼拘陀树下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

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归辞父母，求索入道。父母爱念，不敢违逆，将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曰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道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为人所敬仰比丘，宿殖何福，生便端政，有见之者，无不敬仰，又值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善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，教化周讫，迁神涅槃。彼时有王名盘头末帝，收其舍利，造四宝塔，而供养之，于其后时，有少毁破。时有童子，入其塔中，见此破处，和颜悦色，集唤众人，各共涂治，发愿出去。缘是功德，九十一劫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受乐无极，常为人天所见敬仰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故为诸人所见敬仰，出家得道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集唤众人涂塔地者，今此为人所敬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六）◎顶上有宝盖缘

佛在迦毘罗卫国尼拘陀树下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族望，娉以为妇，作诸音乐，常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容貌端政，世所希有。然其生时，顶上自然有摩尼宝盖，遍覆城上，父母欢喜，因为立字，名曰宝盖。年渐长大，与诸亲友出城游戏，渐次往到尼拘陀树下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晖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怪未曾有，而白佛言：「今此宝盖比丘，宿殖何福，初生之时，顶上自然，有摩尼宝盖，遍覆城上，又值世尊，出家未久得获道果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，游行诸国，化缘周讫，迁神涅槃。时有国王，名盘头末帝，收取舍利，造四宝塔，高一由旬，而供养之。时有商主，入海采宝，安隐来归，即以摩尼宝珠，盖其塔头，发愿而去。缘是功德，九十一劫，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，常有宝盖，随共而生，乃至今者，得值于我，出家获道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商主奉上摩尼宝珠者，今此宝盖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七）◎妙声缘

佛在迦毘罗卫国尼拘陀树下。时彼国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富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族望，娉以为妇，作诸音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。年渐长大，有好音声，令众乐闻。与诸亲友出城游戏，至尼拘陀树下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晖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住一面，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归辞父母，求索入道。爱念子故，不能违逆，将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妙声比丘，宿殖何福，有是妙声，复值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，教化周讫，迁神涅槃。时有国王，名盘头末帝，收取舍利，造四宝塔，高一由旬，而供养之。时有一人，见此塔故，心怀欢喜，便作音乐，以遶供养，发愿而去。缘是功德，九十一劫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，常有好声，令众乐闻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出家得道，故有好声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八）◎百子同产缘

佛在迦毘罗卫国尼拘陀树下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族望，娉以为妇，作倡伎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生一肉团。时彼长者，见其如是，心怀愁恼，谓为非祥。往诣佛所，前礼佛足，长跪白佛：「我妇怀妊，生一肉团。不审，世尊！为是吉凶？唯愿世尊！幸见告语。」佛告长者：「汝莫疑怪！但好养育，满七日已，汝当自见。」时彼长者，闻是语已，喜不自胜，还诣家中，勅令瞻养。七日到，肉团开敷，有百男儿，端政殊特，世所希有。年渐长大，便共相将出城观看，渐次往到尼拘陀树下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喜悦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各得须陀洹果。即于佛前，求索入道。佛告童子：「父母不听，不得出家。」时彼童子，闻是语已，归辞父母，求索出家。父母爱念，不能违逆，将诣佛所，求

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同生一百比丘，宿殖何福，兄弟百人一时俱生，端政殊妙人所爱敬，遭值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，教化周讫，迁神涅槃。时彼国王，名盘头末帝，收取舍利，造四宝塔，而供养之。时有同邑一百余人，作倡伎乐，赍持香花，供养彼塔，各发誓愿：『以此供养善根功德，使我来世在所生处，共为兄弟。』发是愿已，各自归去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同邑人者，今此一百比丘是。由于彼时誓愿力故，九十一劫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，常共同生，受天快乐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故复同生，出家得道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九）◎顶上有宝珠缘

佛在迦毘罗卫国尼拘陀树下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族望，娉以为妇，作诸音乐，而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，头上自然，有摩尼珠。时儿父母，见其如是，因为立字，名曰宝珠。年渐长大，将诸亲友出城游戏，至尼拘陀树下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听佛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归辞父母，求索入道。父母爱念，不能违逆，将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时彼宝珠故在头上，城中人民，怪其所以，云何比丘头上戴珠，而行乞食？竞来看之。时宝珠比丘，深自惭耻，还归所止，白言：「世尊！我此头上，有此宝珠，不能使去。今者乞食，为人嗤笑。愿佛世尊！见却此珠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汝但语珠：『我今生分已尽，更不须汝。』如是三说，珠自当去。」时宝珠比丘，受佛教勅，三遍向说，于是宝珠忽然不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宝珠比丘，宿殖何福，于其生时，头戴宝珠，光踰日月，又值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

世，号毘婆尸，教化周讫，迁神涅槃。时彼国王名盘头末帝，收取舍利，造四宝塔，高一由旬，而供养之。时彼王子，入其塔中，礼拜供养，持一摩尼宝珠系着杌头，发愿而去。缘是功德，九十一劫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，常有宝珠，在其顶上，受天快乐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出家得道，故有宝珠，在其顶上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王子者，今此宝珠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〇）布施佛幡缘

佛在迦毘罗卫国尼拘陀树下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族望，娉以为妇，作诸音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端政殊妙，与众超绝。初生之日，虚空中有大幡盖，遍覆城上。时诸人众，因为立字，名波多迦。年渐长大，将诸亲友出城游戏，到尼拘陀树下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住一面，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归辞父母，求索入道。父母爱念，不能违逆，将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波多迦比丘，宿殖何福，生便端政，与众超绝；又于空中，有大幡盖，遍覆城上；复值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，教化周讫，迁神涅槃。尔时有王，名盘头末帝，收取舍利，造四宝塔，高一由旬，而供养之。时有一人，施設大会，供养讫竟，作一长幡，悬着塔上，发愿而去。缘是功德，九十一劫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，常有幡盖，覆荫其上，受天快乐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出家得道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作幡者，今此波多迦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撰集百缘经卷第七

撰集百缘经卷第八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

比丘尼品第八

(七一) ◎宝珠比丘尼生时光照城内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善贤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选择族望，娉以为妇，作诸音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足满十月，生一女儿，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，顶上自然有一宝珠，光曜城内，父母欢喜，因为立字名曰宝光。年渐长大，体性调顺，好喜惠施，顶上宝珠，有来乞者，即取施与，寻复还生。父母欢喜，将诣佛所，女见佛已，心生喜乐，求索入道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尼！」头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成比丘尼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宝光比丘尼，宿殖何福，生便顶上有此宝珠，值佛世尊，得获道果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，化缘周讫，迁神涅槃。有王名曰梵摩达多，收其舍利，起四宝塔，而供养之。时有一人，入此塔中，持一宝珠，系着杙头，发愿而去。缘是功德，九十一劫，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，常有宝珠随共俱生，受天快乐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出家得道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二) ◎善爱比丘尼生时有自然食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修伽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族望，娉以为妇，作倡伎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生一女儿，寻即能语，家中自然，百味饮食，皆悉备有。时女父母，见其如是，谓是非人毘舍阁鬼，畏不敢近。时彼女子，见其怖畏，合掌向母，而说偈言：

「愿母听我语， 今当如实说，
实非毘舍阁， 及诸余鬼等。」

我今实是人， 业行相逐随，
善业因缘故， 今获如是报。」

尔时父母，闻女说偈，喜不自胜，寻前抱取，乳哺养育，因为立字，名曰善爱。时彼女子，见母欢悦，合掌白言：「为我请佛及比丘僧。」寻即与请，百味饮食皆悉充足，即于佛前，渴仰闻法，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年渐长大便白父母，求索入道。父母爱念，不能违逆，将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尼！」头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成比丘尼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尔时世尊，将千二百五十比丘，诣于他邦，到旷野中，食时已至，告善爱比丘尼言：「汝今可设饮食供养佛僧。」寻取佛钵，掷虚空中，百味饮食，自然盈满。如是次第，取千二百五十比丘钵，饭亦皆满，都令丰足。

尔时阿难，见是事已，叹未曾有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善爱比丘尼，宿值何福，乃能有是奇特妙事，百味饮食应念即至，又值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

尔时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奈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，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，入城乞食。次第到一大长者家，设诸肴饍，欲请宾客。客未至顷，有一婢使，见佛及僧在于门外，乞食立住，不白大家，取其饮食，尽持施与佛及众僧。后客来坐，勅彼婢言：『办设食来。』婢答大家：『今有佛僧在其门外，乞食立住，我持此食，用布施尽。』大家闻已，寻用欢喜，即语婢言：『我等今者，值是福田，汝能持此饭食施与，快不可言。我今放汝，随意所求。』婢答大家：『若见放者，听在道次。』寻即听许，作比丘尼。一万岁中，精勤无替，便取命终，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，百味饮食应念即至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婢使比丘尼者，今此善爱比丘尼是。由于彼时精勤持戒，今得值我出家得道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三）◎白净比丘尼衣裹身生缘

佛在迦毘罗卫国尼拘陀树下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瞿沙，选择族望，娉以为妇，作诸音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生一女儿，端政殊妙，有白净衣，裹身而生，因为立字，名曰白净。年渐长大，衣亦随大，鲜白净洁，不烦浣染。众人见之，竞共求索。白父母言：「我今不贪世俗荣华，愿乐出家。」父母爱念，不能违逆，寻将佛所，求索入道。佛即告言：

「善来比丘尼！」头发自落，身上白衣，化为袈裟，成比丘尼。精懃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尔时阿难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白净比丘尼，宿殖何福，生时自然有好净衣裹身而生，出家未久，得获道迹？」尔时世尊，告阿难言：

「汝今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奈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，将诸比丘，游行聚落，教化众生。时有女人，见佛及僧，心怀欢喜，持一张[迭*毛]，布施佛僧，发愿而去。缘是功德，天上人中，常有净衣裹身而生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出家得道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欲知彼时布施[迭*毛]者，今此白净比丘尼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四）◎须漫比丘尼辩才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有一婆罗门，名曰梵摩，多闻辩才，明解经论，四韦陀典无不鉴达，选择高门，娉以为妇。足满十月，产一女儿，端政殊妙，智慧辩才，无有及者。闻诸婆罗门共父论议，悉能受持，一言不失，如是展转，所闻甚多。耆旧长宿，皆来咨启，无不通达。闻世有佛，始成正觉，教化众生，咨受法味，寻自庄严，着诸璎珞，往诣佛所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尼！」头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成比丘尼。精懃修习，得阿罗汉果。

尔时阿难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须漫比丘尼，宿殖何福，虽受女身，多闻第一，又值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告阿难言：「汝今善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，化缘周讫，迁神涅槃。于像法中，有一比丘尼，心常喜乐，说法教化，精懃无替，因发誓愿：『使我来世释迦牟尼佛法之中明解经论。』发是愿已，便取命终，生天人中，聪明智慧，无有及者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欲知彼时说法教化比丘尼者，今得值我出家得道多闻第一者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五）◎舞师女作比丘尼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彼城中，豪富长者，各相率合，设大节会，作诸伎乐，而自娱乐。时有舞师夫妇二人，从南方来，将一美女，字青莲华，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，聪明智慧，难可酬对。妇人所有六十四艺，皆悉备知，善解舞法，回转俯仰，曲得节解，作是唱言：「今此城中，颇有能舞如我者不？明解经论，能问答不？」时人答曰：「有佛世尊，在迦兰陀竹林，善能问答，使汝无疑。」舞女闻已，寻将诸人共相随逐，且歌且舞到竹林中，见佛世尊，犹故僇慢放逸戏笑，不敬如来。尔时世尊见其如是，即以神力变此舞女，如百岁老母，发白面皱，牙齿疏缺，俯偻而行。时彼舞女，自观其身形状极老，而作是言：「今我此身，以何因缘，卒有如是衰老相现？今者必是佛之威神，使我故尔。」即于佛前，深生惭愧，前白佛言：「我于今者，在世尊前，僇慢自大，放情纵意。唯愿世尊！当见原恕。」尔时世尊知此舞女心中调伏，以神通力，变舞女身如前无异。时诸大众，见此舞女，卒老卒壮，无有常定，各生厌离，解悟非常，心开意解。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时彼舞女，及其父母，即于佛前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尼！」头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成比丘尼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大众，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乃能化此放逸妖姿不信之人，使令开悟出家得道。」尔时世尊，告诸大众：「非但今者能化彼耶！过去世时，我亦化彼。」

时诸大众，闻是语已，复白佛言：「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时，其事云何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尔时世尊告诸大众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奈国王，有太子，字孙陀利，入山学道，获五神通。见紧那罗女，端政殊妙，状如诸天，作诸姿态，且歌且舞，鼓动我心，望使染着退失仙道。我于彼时，心遂坚固，无有欲想，语彼女言：『一切有为，无有常定，我今观汝，形体臭秽充满其中，薄皮覆上，不可久保。正尔当有发白面皱俯偻而行。汝今何为僇慢放恣乃至如是？向者歌声，其音以变，何故在此，作诸姿态？』于是紧那罗女，闻是语已，寻向仙人，忏悔罪咎，因发愿言：『使我来世得断生死，我于汝边得获道果。』」佛告大众：「欲知彼时王子学仙道者，则我身是；彼时紧那罗女，今青莲花比丘尼是。由于彼时发愿力故，今得值我出家得道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六）◎伽尸比丘尼生时身披袈裟缘

佛在波罗奈国鹿野苑中。尔时梵摩达王，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生一女儿，身披袈裟，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。召诸相师，占相此女。相师观已，问其父王：「此女生时，有何瑞相？」父王答曰：「此女生时，身披袈裟，因为立字，名伽尸孙陀利。」年渐长大，衣亦随大，禀性贤善，慈仁孝顺。将诸侍卫，出城游戏，渐次往到鹿野苑中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喜悦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归白父王：「我于今者，出城观看，到鹿野苑中，见佛世尊，百福相好，庄严其身，威仪庠序，容貌可观。愿王今者，慈哀怜愍，听在道次。」于时父王，愍此女故，不能违逆，将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尼！」头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成比丘尼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迦尸孙陀利比丘尼，宿殖何福，生于豪族，有此袈裟着身而生，及获道果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奈国，有佛出世，号加那加牟尼，将诸比丘，游行教化。时有王女，值行见佛，心怀喜悦，前礼佛足，请佛及僧：『唯愿世尊！受我三月四事供养。』佛即然可。三月之中，受供养已，复以妙衣，各施一领。缘是功德，天上人中，尊荣豪贵，常有袈裟随身而生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王女者，今孙陀利比丘尼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七）◎额上有真珠鬘比丘尼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沸疏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族望，娉以为妇，作诸伎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生一女儿，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，额上自然，有真珠鬘。父母见之，甚怀欣庆，召诸相师，占相此女。相师覩已，问其父母：「此女生时，有何瑞相？」父母答言：「此女生时，额上自然，有真珠鬘。」因为立字，名曰真珠鬘。年渐长大，禀性贤善，慈愍孤穷，有来乞者，脱此珠鬘，寻以施之，续复还生，如前无异。时须达长者，闻彼沸疏有此好女，通致信命，求索珠鬘，欲为其子娉以为妇。时真珠鬘，闻须达多为儿求索，前白父母：「慈哀怜愍，若欲持我与彼儿者，当作要誓必共出家，然后与彼。若不尔者，我不贪着世俗荣华。」时女父母，爱念女故，不能违逆，寻即往至，语须达言，

具陈女意。时须达多，闻是语已，共相然可，即为纳娶。未经几时，俱生厌心，寻共相将，往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尼！」头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成比丘尼。精懃修习，各获道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真珠鬘夫妇，宿殖何福，生时自然，有此珠鬘，着头而生，出家未久获阿罗汉果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奈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，将诸比丘，鹿野苑中，转正法轮，度脱众生。时有长者，名阿沙罗，闻佛在彼化度众生，而作是言：『我当劝化城中民众，为佛及僧，作般遮于瑟。』作是语已，上白国王，乘大白象，行于市肆，处处道头劝化诸人，作般遮于瑟。时有妇女，见其劝化，顶上有珠，寻即解与。夫从外来，见妇头上无有珠鬘，寻即问言：『汝此珠鬘，为当与谁？』妇答夫曰：『今阿沙罗长者，来至此中，劝化诸人；我解此珠，持用施与。』夫即欢喜，更取宝珠，持用布施，因发愿言：『使我来世莫堕恶趣，天上人中，常有珠鬘随我俱生。』」佛告诸比丘：「由于彼时布施珠故，今得值我出家得道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◎

（七八）◎差摩比丘尼生时二王和解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波斯匿王及梵摩达王，常共忿诤，各将兵众，象兵马兵车兵步兵，住河两岸，各立[标*寸]相。夫人月满，各生男女，端政殊妙。王大欢喜，击鼓唱令，集诸兵众，赏赐财物，等同欢庆。求相和解，「共为姻婚，令我二国从今以去更莫相犯，乃至子孙。」作是要已，各还本国。时梵摩王子，年始七岁，赍持珍宝种种杂物，送与波斯匿王，求欲纳娶。时女闻已，白父王言：「人身难得，我今已得；诸根难具，我今已具；信心难生，我今信生；佛世难值，我今得值。唯愿大王！莫置女身在诸难中，令女永离诸善知识。唯愿慈愍，听我出家。」王答女言：「汝在胎时，吾以许彼；由汝之故，二国和善，不相侵[凌*欠]。吾今若当不称彼者则负言信，彼必当还与我作讎，诸天嫌我，不加拥护，大臣人民，都不见信，亦违先王宿旧法制。汝叵曾闻，阿闍世王、波瞿利王，如是等比数十诸王，皆由妄语，堕地狱中。汝今云何，欲令使我同彼诸王，受地狱苦，而作妄语？汝今不宜请辞于我。」时波斯匿王作是语已，即便遣使，语梵摩达王，

七日之内，速来纳娶。使者奉教，速往到彼，语梵摩王：「七日之中，我当成婚。」尔时王女，闻王遣使催唤，彼女心怀忧恼，着垢腻衣，舍诸璎珞，毁悴其形，即上高楼，长跪合掌，遥向祇洹而作是言：「如来世尊！慈悲怜愍一切众生，一念之中能知三世。我今苦厄，愿垂哀愍而见救济。」尔时世尊，遥知王女精诚求哀，求索救济，恍惚之间，即现女前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阿那含果。至七日头，梵摩王子，将诸侍从数千万人，赍其珍宝种种服饰，欲来娶妇。至其宫中，欲共妻娶，不觉女身，在虚空中，作十八变，东踊西没，南踊北没，行住坐卧，变化自在，还从空下。时波斯匿王，见女如是，深生惶怖，而语女言：「我今愚冥，都不知汝有是神变，而以污秽尘染于汝。忏悔罪咎，听汝出家。」其夫王子，亦生信敬，而作是言：「我亦愚痴，无所识别，作如是意。愿亦听我忏悔其罪，听汝出家。」尔时王女，闻是语已，寻诣祇洹，见佛世尊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听许，作比丘尼，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。

时诸比丘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差摩比丘尼，宿殖何福，生在王家，无有欲想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波罗奈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。于其法中，有一妇女，与其夫主，心不相怜，常共忿诤。每于一日，各相劝勉，诣比丘所，受八关斋，因共求愿：『使我等辈，在所生处，尊荣豪贵，于鬪诤中，常共和解。』发是愿已，随寿长短，各取命终，共生王家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夫主公者，今梵摩王是；彼时妇公者，今波斯匿王是；彼时夫主者，今王子是；彼时妇者，今王女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九）波斯匿王丑女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波斯匿王摩利夫人，生一女儿，面貌极丑，身体羸涩，犹如蛇皮，头发羸强，犹如马尾。王见此女，无一喜心，便勅内宫：「勤加守护，勿令出外使人得见。」王自念言：「此女虽丑形不似人，然是末利夫人所生，而养育之。」年渐长大，任当嫁娶。时王忧愁，知当奈何？无余方计，便告一臣：「卿可推求，本是豪族种姓家者，今若贫乏无钱财者，便可将来。」臣即受教，遍往求觅，得一贫穷豪族之子，使便唤之，将来诣王。王见此人，共至屏处，密共私语：「闻卿豪族今者贫穷，当相供给。我有一女，面貌极丑，幸卿不逆，当纳受之。」时此贫人，长跪白王：

「当奉教勅。正使大王以狗见赐，我亦当受，不违王教；何况今者，末利夫人所生之女。今设见赐，奉命纳之。」王即以女，妻彼贫人，为起舍宅，牢闭门户，令有七重。王嘱女夫：「自捉户排，若欲出行，而自闭之。我女丑恶，勿令外人见其面状。常牢闭户，幽关在内。」王出财物，随其所需，供给女婿，使无乏短。王即跪拜，授为大臣。

于后时间，多财饶宝，无所乏少。与诸豪族，共为邑会，月月更作。会同之时，夫妇共来，男女杂合，共相娱乐。诸来会者，各将自妇，共来赴会，唯彼大臣，独不将来。众人疑怪：「彼人妇者，傥能端政，颜色晖耀；或能极丑，不中显现。是以彼人，不将妇来。今当设计，往观彼妇。」即各同心，密共相语，以酒劝之，令醉卧地，解取门钩，使令五人，往至其家，开其门户，欲观其妇。

当于尔时，彼女心恼，自责罪咎：「我种何罪，为夫所憎，恒见幽闭处在闇室，不覩日月及与诸人？」复自念言：「今佛在世，常以慈悲观诸众生，有苦厄者即往度之。」尔时此女，即便至心遥礼世尊：「唯愿哀愍！来到我前，暂见教训。」其女精诚，敬心纯笃，佛知其意，即到其家，于其女前，地中踊出紺发相现。其女举头，见佛发相，倍加欢喜，敬心极深，其女头发，自然细软，紺青色相。佛渐现面，女便见之，心怀欢喜，面复端政，恶相麤皮，自然化灭。佛渐现身，金色晃昱，令女见之。女见佛身，益增欢喜，身体端严，犹如天女。佛便为说种种法要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心怀踊悦，与世无比。时佛还去。

尔时五人，开门入内，见其端政，殊妙少双。时彼五人，各相谓言：「我怪此人不将妇来，见妇端政，乃至若是。」观覩已竟，牢闭门户，还系户钩彼人带头本处。会同各罢，其人还家，入其舍内，见妇端政殊特过人，欣然问言：「汝是何人？」妇答夫言：「我是汝妇。」夫即问言：「汝前极丑，今者何缘端政乃尔？」其妇具以上事答夫：「缘佛神德，使我今得如是身体。」妇复白夫：「今我意欲与王相见，汝当为我通其意情。」夫受其言，即往白王：「女郎今者，欲来相见。」王答女夫：「莫道此事，急当牢闭慎勿令出。」女夫答王：「何以乃尔？女郎今者，蒙佛威神，便得端政，天女无异。」王闻是已：「审如是者，速往将来。」即庄严车，迎女入宫。王见女身，端政殊特，世无等双，欢喜无量，不能自胜。王即告勅，严驾车乘，共诣佛所，顶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长跪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不审此女，宿种何

福，乃生豪贵富乐之家？复造何业，受丑陋形，皮毛羸强，剧于畜生？唯愿世尊！当见开示。」

尔时世尊，告大王夫人：「汝今善听当为汝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有一大国，名波罗奈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。时彼长者，合其家内，常恒供养一辟支佛，身体羸恶，形状丑陋憔悴叵看。时长者家，有一小女，见辟支佛来，恶心轻慢，呵骂毁言：『面貌丑陋，身皮羸恶，何其可憎！』时辟支佛，数至其家，受其供养，在世经久，欲入涅槃，即便为其，现大神变，踊身虚空，身出水火，东踊西没，南踊北没，于虚空中，行住坐卧，随意变现，令长者家一切覩见。还从空下，至长者家，长者欢喜，不能自胜。其女实时悔过自责：『唯愿慈哀！当见开恕，我前恶心，罪愆过厚，幸不在怀，今听忏悔，勿令有罪。』」佛告大王：「欲知尔时彼长者女，毁^些辟支佛故，于后生处，常受丑形。后见神变，向其悔过，故今得端政，超世奇特，无有及者。由是供养辟支佛故，在所生处，常生富家，尊荣豪贵，无所乏少，又值于我，脱其忧苦。」

尔时波斯匿王，及诸臣民，闻佛说是业报因缘，心开意解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〇）盗贼人缘

佛在毘舍离国重阁讲堂。时彼城中，有一愚人，心常喜乐偷盗为业，以自存活，其土人民，咸皆闻知。又于一时，闻僧坊中有好铜瓠，规欲盗取，即便与诸行人，入于僧坊，欲盗取瓠，竟不获得；闻诸比丘说一四句偈，论说诸天眼眇极迟、世人速疾。时彼偷人，闻是语已，忆在心怀，寻即出去。于其彼时，有诸商客，从他邦来，持一上价摩尼宝珠，奉献上王。王得珠已，寻即遣人，系着塔头。时彼偷人，闻王系珠着塔头，密在心怀，即便偷取，匿而不出。时王闻已塔头失珠，生大瞋恚，即募国中：「设有见者，密来糺语，我当重赏。」遂致数时，无敢应募。时王怨祷，无以为计。时有智臣，启白王言：「今王境都，丰乐无极，盗者甚少，唯此一人偷盗为业，以用自活，举国闻知。今此宝珠，必是彼人，见为偷取。今若系缚，^撻笞鞭打，必不肯首。王当设计，策谋彼人为当虚实？」王问智臣：「当设何计？」智臣答曰：「密遣余人，请唤偷人，各劝酒食，极令使醉，輿着殿上，密使不觉。庄严殿堂，及诸伎女，极令殊妙，作众音乐，以娱乐之。偷人于是必当

惊觉。勅诸伎女，普各语言：『以汝阎浮提中偷塔栴头珠故，今得生此忉利天上，我诸伎女作唱音乐，共侍卫汝。汝实尔不？』时彼偷人，[梦-夕+登]瞢故醉，正欲道实，恐畏不是；正欲不道，复为诸女逼切使语。时彼偷人，卒自忆念：「我昔曾闻沙门所说讲论，诸天眼瞬极迟，世人速疾，今者伎女瞬皆速疾，必非是天。」寻即低头而不肯道。于是未久，便得醒悟，官不问罪，脱得不死。时彼智臣，复更白王：「当更设计策谋偷人。」王复问言：「以何策谋？」智臣答曰：「王可诈亲，唤彼偷人，赐为大臣，一切库藏，密计头数，悉委付之。于其后时王可软语：『今者更无如卿所亲，好守库藏，无令失脱。』偷人闻已，必怀欢喜。王可徐问：『我前所著摩尼宝珠，系塔栴者，卿为知不？』其偷人者，必当首实。何以知之？今者为王，所见贵重，一切财宝见为任信，必向王首。」时波斯匿王，如臣所道，设计规略。于是偷人，如智臣语，向王首实：「此宝珠者，奴实盗取，畏不敢出。」王复问言：「卿前醉卧，在我殿上，诸女诘问。汝在天上，以何不首？」偷臣白言：「我昔曾入僧坊之中，闻诸比丘讲四句偈，云道诸天眼瞬极迟，世人速疾。寻自忆念，是故知非生在天上，以是不首。」于是波斯匿王还得宝珠，甚怀欢喜，不问偷臣所作罪咎。时彼偷臣，既得脱已，前白王言：「愿恕罪咎，听奴出家。」王告偷臣：「汝今尊荣，富贵快乐，极可正尔；今以何故，必欲出家？」偷臣白王：「由我曾闻沙门所说一四句偈，脱得不死，如是厄难；况复多闻读诵修习，如说修行，必获大利。是故今者，愿欲出家。」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撰集百缘经卷第八

撰集百缘经卷第九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

声闻品第九

(八一) ◎海生商主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五百贾客，欲入大海采取珍宝。时彼商主，选择族望，娉以为妇。将共入海，足满十月，产一男儿，因为立字，名曰海生。有大福德，令诸商客，获大珍宝，安隐回还，咸共唱言：「安隐海生。」年渐长大，重复劝勉，更入大海，获其珍宝，进引还来。值大黑风，吹其船舫，飘堕罗刹鬼国，回波黑风。时诸商人，各各跪拜诸天善神，无一感应救彼厄难。中有优婆塞，语商人言：「有佛世尊，常以大悲，昼夜六时，观察众生，护受苦厄，輒往度之。汝等咸当称彼佛名，或能来此，救我等命。」时诸商人，各共同时，称南无佛陀。尔时世尊，遥见商客极遇厄难，即放光明，照耀黑风，风寻消灭。皆得解脱，各作是言：「我等今者，蒙佛威光，脱此诸难，今若平安达到，当为佛僧造立塔寺，请命佛僧，安置其中，设诸肴饍，供给所须，皆使无乏。」作是语已，咸皆然可。于是进引，皆悉平安达到乡土。如先言要，造立塔寺，请命佛僧，设诸肴饍，供养讫竟，却坐一面，听佛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各获道迹，即于佛前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不审，世尊！今此商人五百比丘，宿造何业，遭值如是种种厄难，蒙佛威光，得脱诸难，又值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佛告比丘：「非但今日救彼厄难，过去世时，我亦救彼脱诸厄难。」

时诸比丘，重白佛言：「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时，其事云何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中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五通仙人，住河岸边。时有五百商人，欲入大海，路由河岸，见彼仙人，各共往彼问讯安吉，劝彼仙人，令共入海。仙人答言：『汝等自去，设有恐难，但称我名，当护汝等。』」尔时商人，闻是语已，进引入海，大获珍宝，还欲来归，道逢罗刹黑风诸难。尔时商人，咸共一心，称仙人名，即往救护脱诸厄难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尔时彼仙人者，则我身是；彼时五百商人者，今五百比丘是。我于彼时，未断烦恼，尚能拔济彼诸厄难；况于今者，得出三界，而当不能化度彼也？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二）须曼花衣随身产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高门，娉以为妇，种种音乐，以娱乐之。足满十月，产一男儿，端政殊

妙，须曼花衣，与身俱生。召诸相师，占相此儿。相师覩已：「此儿产时，有何瑞相？」父母答言：「有须曼花衣裹身而生。」因为立字，名须曼那。体性贤柔，慈心孝顺。年渐长大，衣亦随大。父母爱念，便将小儿，与阿那律，令作沙弥，教使坐禅。未久之间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时阿那律勅沙弥言：「汝今可往拔提河边取净水来。」寻往彼河，盛满瓶水，掷虚空中，随后飞来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沙弥，叹未曾有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须摩那沙弥，宿殖何福，生巨富家，须摩那衣随身俱生；出家未久，获阿罗汉果？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善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，教化周讫，迁神涅槃。时有国王，名梵摩达多，收其舍利，造四宝塔，而供养之。时有童子，见彼塔故，心生欣乐，即便出家，年至老耄，空无所获，深自克嘔，买须曼花，持缕贯之，遍覆塔上，发愿而去。缘是功德，九十一劫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，常有须曼花衣与身俱生，受天快乐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出家得道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三）◎宝手比丘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选择族望，媿以为妇，作倡伎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产一男儿，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，其两手中，有金钱出，取已还有，如是展转，取不可尽。召诸相师，占相此儿。相师覩已：「此儿产时，有何瑞相？」父母答言：「其两手中，有金钱出，取以还生。」因为立字，名曰宝手。年渐长大，禀性贤柔，慈心孝顺，好_熹惠施，有从乞者，申其两手，有好金钱，寻以施之。将诸亲友出城观看，渐次游行到祇洹中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熹悦，前礼佛足，合掌请佛及比丘僧：「慈哀怜愍，纳受我供。」时彼阿难，在佛左右，问小儿言：「若欲设供，当须财宝。」于是小儿闻阿难语，寻申两手，金钱雨落，须臾积聚。佛勅阿难：「汝今取此金钱宝物，营理肴饍，请佛及僧。」阿难受教，营理饮食。供养讫竟，佛为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归白父母，求索入道。父母爱念，不能违逆，将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尔时阿难，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宝手比丘，宿殖何福，生于豪族大长者家，然其两手，有此金钱，取以还生；值佛世尊，复获道果？」尔时世尊，告阿难言：「汝今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，教化周讫，迁神涅槃。时彼国王，名曰迦翅，收取舍利，造四宝塔。时有长者，见其竖柈，心生随喜，持一金钱，安置柈下，发愿而去。缘是功德，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，常有金钱伸手而出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故有金钱，取以还有，出家得道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欢喜奉行。

（八四）◎三藏比丘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波斯匿王夫人怀妊，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，身被袈裟，生已能语，问父王言：「如来世尊，今者在不在？大德迦叶、舍利弗、大目犍连，如是遍问诸大弟子，悉为在不在」父王答曰：「今悉都在。」「唯愿大王！为我设供，请佛及僧。」寻勅为设，请佛入宫，见其太子，而问之曰：「汝自忆念迦叶佛时，是三藏比丘不？」答言：「实是。」「处此胞胎，为安隐不？」「蒙佛遗恩，得存性命，得过日夕。」时王夫人，见此太子与佛世尊共相答问，喜不自胜，而白佛言：「今此太子，宿殖何福，生便能语，乃能与佛感有答问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尔时世尊，即便为王，而说偈言：

「宿造诸善业， 百劫而不朽，
善业因缘故， 今获如是报。」

是时波斯匿王及其夫人，闻佛世尊说此偈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不审，世尊！过去世时其事云何？唯愿世尊！敷演解说。」尔时世尊，告大王曰：「汝今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，将诸比丘，游行教化，到迦翅王国。时王太子，名曰善生，见佛世尊，深生信敬，归白大王，求索入道。王不听许：『我唯一子，当继王位，养育民众，终不听汝出家入道。』时王太子，闻是语已，愁悴躄地，断谷不食，一日二日乃至六日，绝不饮食。时诸群臣，启白王言：『太子不食，已经六日，恐命不全。愿王今者，听使出家，故得相见。』时彼大王闻臣语已，不能违逆，勅彼太子：『共作要誓，汝今若能读诵三藏经书通利，听汝出家，然后见我。』时彼太子闻王勅已，心怀喜悦，寻即出家，勤加诵习三藏经书，尽令通利，还来见王。王问比丘：『我先勅汝，要诵三藏经书通利，然后见

我。今为利不？」比丘答曰：『今悉通利。』王大欢喜，即语比丘：『我今库藏，所有财物，随汝取用，终不吝惜。』于时王子比丘闻王教已，大取财物，施設种种百味肴饍，请迦叶佛及二万比丘，供养讫已，一一比丘各施三衣六物。缘是功德，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，常有袈裟裹身而生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故有袈裟，出家得道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五）◎耶舍蜜多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族望，娉以为妇，作倡伎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。当生之日，天降大雨，父母欢喜，召诸相师，占相此儿。相师覩已：「此儿福德，生则降雨。」举国闻知，因为立字，名耶奢蜜多。不饮乳哺，其牙齿间，自然而有八功德水，用自充足。年渐长大，与诸亲友游行观看，到祇桓中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听许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耶奢比丘，宿殖何福，生降甘雨，不饮乳哺，其牙齿间，自然而有八功德水，以自充足；又值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善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。于彼法中，有一长者，年齿老耄，出家入道，懈慢懒堕，不能精勤，又复重病。良医占之，云当服酥，病乃可差。寻用医教，取酥服之。于其夜中，药发热渴，驰走求水，水器皆空。复趣泉池，皆亦枯竭，至趣河中，河亦枯竭，如是处处，求水不得。深自悔责，于彼河岸，脱衣系树，舍之还来，至其明旦，以状白师，师闻是语，即答之言：『汝遭此苦，状似饿鬼，汝今可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。』即受师教，取瓶行水。水尽涸竭，心怀忧怖，谓其命终，恐堕饿鬼，寻诣佛所，具陈上事，而白世尊：『我遭此厄，甚为惶怖，恐堕饿鬼。唯愿世尊！大慈怜愍，幸为见示。』佛告比丘：『汝今当于众僧之中行好净水，可得脱此饿鬼之身。』时彼比丘闻佛教已，心怀喜悦，即便僧中常行净水。经二万岁，即便命终。在所生处，其牙齿间，常有清淨八功德水，自用充足，不饮乳哺，

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出家得道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老耄比丘，今此耶奢蜜多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六）◎化生比丘缘

尔时世尊，在忉利天上波利质多罗树下宝石殿上，安居三月，为母摩耶说法讫竟，欲还来下至阎浮提。尔时释提桓因，知佛欲下，勅诸天、龙、夜叉、干闥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究盘荼等，为佛造作三道宝梯。佛从天下，宝梯两边，有无量百千万亿诸天龙夜叉人非人等，见佛如来从天上下，莫不欢喜，渴仰闻法。尔时世尊，观诸大众善根已熟，即为说法，心开意解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时彼会中，忽然有一化生比丘，告诸大众：「汝等今者各受我请，肴饍饮食，百种所须，我悉能与。」作是语已，时诸大众，各各自念，诸天宝器，百味饮食；皆悉获得，充足饱满。

尔时阿难，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化生比丘，宿殖何福，今者乃能使此大众，充足饱满？不审，世尊！其事云何？」尔时世尊，告阿难言：「汝今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。于彼法中，有诸比丘，夏坐三月，在于山林，坐禅行道，乞食处远，妨废行道，甚用疲劳。时彼众中，有一比丘，白众僧言：『我为汝等！劝化檀越，供给众僧，使无有乏。汝等但当安心行道，不足为虑。』时诸比丘，闻是语已，各共用心，行道三月，皆获道果。由是功德，在所生处，常有种种百味饮食，应念即得；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应念即至，供养大众，使无有乏。」

尔时阿难，复白佛言：「以何因缘，今得化生？」佛告阿难：「此贤劫中，迦叶佛时，有一商主，将诸商客，涉历他邦，贩卖求利。其妇怀妊，于其中路，值产甚难，求死不得。时彼商主，心生厌恶，舍之而去，出家入道，发大誓愿：『持此出家善根功德，使我来世所生之处，莫受胞胎，常得化生。』是故今者，得是报耳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欲知彼时商主者，今化生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七）◎众宝庄严缘

佛在迦毘罗卫国尼拘陀树下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无有子息，祠祀神祇，求索有子。精诚感应，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；家中自然有一泉水从地涌出，有诸珍宝充满其中，复有花树，天衣上服，悬之树枝。时彼长者，见其如是，喜不自胜，召诸相师，占相此儿。相师覩已，问其父母：「此儿生时，有何瑞相？」父母答言：「此儿生时，家中自然有一泉水从地涌出，有诸珍宝，充满其中，及以树上，有好天衣。」因为立字，名众宝庄严。年渐长大，禀性贤柔，慈心孝顺。将诸亲友出城观看，渐次游行，到尼拘陀树下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，听佛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归白父母，求索入道。父母爱念，不能违逆，将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众宝庄严比丘，宿造何福，生便有是奇特之事，出家未久，复获道果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迦孙陀，化缘周讫，迁神涅槃。时彼国王，名梵摩达多，收取舍利，造四宝塔，高一由旬，而供养之。时有长者，赍持花树，悬诸珍宝种种衣服，及以瓶水，安置塔前，发愿供养。缘是功德，无量世中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，常有泉水及以花树，随共俱生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出家得道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奉上华树供养塔者，今此众宝庄严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八）罽宾宁王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南方，有一国土，名曰金地，王名罽宾，与其夫人，共相娱乐。足满十月，生一男儿，骨节肥壮，有大气力；当生之日，复有一万八千大臣子等，共彼王子同日俱生，亦大气力。时彼王子，年渐长大，其王崩背，绍嗣王位，寻取一万八千诸臣子等，赐为大臣，共理国事。时罽宾宁王，将诸群臣游猎射戏，问诸臣言：「今此世间，叵有人能有大气力如我者不？」时有商客在王从中，闻王语已，寻答王曰：「彼中都下，复有大王，名波斯匿，绝有大力，殊倍胜王，百千万倍。」时罽宾宁王

闻商客语已，瞋恚隆盛，寻即遣使，告波斯匿王言：「却后七日，将诸侍从，仰卿来至，达吾国土，朝跪问讯；若不尔者，吾当往彼诛汝五族，使令灭尽。」时波斯匿王闻使者语，甚怀惶怖，无以为计，即诣佛所，白世尊言：「罽宾宁王，勅我七日，将诸侍从，令达彼国朝拜问讯；若不尔者，当来诛我。不审，世尊！事情如何？」

尔时佛告波斯匿王：「汝莫忧惧！但语彼使云：『我是小王，更有大王，近在祇桓。卿今可往传汝王命。』」时彼使者，寻即往至到祇桓中，见佛世尊作转轮圣王，令大目连作典兵臣，将诸军众，围遶祇桓，令其四边，有七重堑七宝诸树，行列相当，令其堑中有诸莲花，若干种色不可称计，光明赫奕照于城内，王在殿上，尊严可畏。时彼使者覩此王已，情甚惊悚，自念：

「我君无状招祸。」然不得已，前奉王书。时此化王得彼书已，蹋着脚底，告使者言：「吾为大王，临统四域。汝今至彼，道吾教勅：『信至之日，驰奔来覩。卧闻吾声，便当起坐；坐闻吾声，便当起立；立闻吾声，便当涉路。克期七日，将诸侍从，朝拜见我；若违斯制，罪在不请。』」使者还驰，具以上事，向彼王说。时王闻已，深自咎贖，寻集诸臣三万六千，严驾欲来朝拜大王。然有所疑，未及进引，先遣一使，白大王言：「臣等所领三万六千诸小王辈，为当都去，将半来耶？」时此化王，报使者言：「将半速来。」使者还驰，白罽宾宁王：「大王约勅，听留半住。」寻将一万八千诸小王等，驰奔速来，朝拜王已，作是念言：「今者大王形貌虽胜，力不如我。」化王于时遥知彼意，勅典藏臣：「取我先祖大弓弩来。」授与彼王，王不能胜。化王还取，以指张弓。复还持与，语令引挽，殊不动弦。化王还索，以指弹扣，声震三千大千世界，皆悉震动。次复射箭，化为五拨，其诸箭头，各有莲华，一一花上，复有化佛，放大光明，照于三千大千世界，五道众生，莫不蒙赖。诸天人民，有获道果；地狱中者，汤冷火灭；饿鬼中者，悉得饱满；畜生中者，脱于重担；贪欲瞋恚，愚痴烦恼，遇斯光者，悉皆调伏，信敬佛法。时罽宾宁王见斯变已，向于化王，五体投地，心即调伏。尔时化王，知调伏已，还服本形，四众围遶，即便为彼一万八千诸小王等，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各获道迹，得须陀洹果。即于佛前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未久之间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尔时阿难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罽宾宁王等比丘，宿殖何福，皆生豪族，有大气力，值佛世尊，各获道果？」尔时世尊，告阿难言：「汝今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，将诸比丘，到

宝殿国。时王名曰盘头末帝，闻佛来至，心怀喜悦，将诸群臣一万八千，出城奉迎，前礼佛足，长跪请佛及比丘僧：『慈哀怜愍！受我三月四事供养。』时彼佛僧，受王供已，佛即为王种种说法。王大欢喜，各发愿言：『持此供养善根功德，使我等辈，在所生处，与其大王同日俱生。』发是愿已，各还所止。缘是功德，无量世中，不堕恶道，天上人中，共同日生，受天快乐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出家得道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欲知彼时盘头末帝王者，今此罽宾宁比丘是；彼时群臣者，今一万八千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九）拔提释王作比丘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如来，六年苦行，始成正觉，满十二年，将千二百五十比丘，方欲往诣迦毘罗卫国。每自念言：「我今往彼，不与常同，彼土诸释，憍慢情多，咸须各各现于神变，可往彼土。」即勅千二百五十比丘：「我于今者，欲还本国。汝等各各现于神变，令彼诸释归诚信伏。」尔时世尊，放大光明，与诸比丘，乘虚诣彼迦毘罗卫国。时净饭王，闻佛来至，勅诸释等，平治道路，除去不净，建立幢幡，悬诸宝铃，香水洒地，散众妙花，作诸伎乐，奉迎世尊。前礼佛足，请令入宫受王供养。时净饭王，见佛翼从，虽有神力，形貌丑陋，不适人情。「我今当选拔提释等五百余人，容貌端政，翼从世尊。」作是语已，寻勅选择得五百人，将诣佛所，使优波离，剃除须发。眼目流泪，堕释王上。寻即问言：「汝今何故？涕泣如是。」优波离言：「以王今者诸释中尊，不期一旦，毁形羸食，着粪扫衣。见王如是，眼目流泪。」时拔提释闻是语已，心怀惆怅，犹生憍慢。除须发竟，办具衣钵，欲受具戒，入于僧中，次第作礼，到优波离前，住而不礼。佛问释王：「汝今何故，独而不礼优波离耶？」拔提释言：「彼贱我贵，是以不礼。」佛言：「我此法中，无有贵贱，犹如幻化，安危难保。」拔提释言：「彼是我奴，不忍为礼。」佛复告曰：「一切奴仆，贫富贵贱，恩爱分离，有何差别？」时拔提释，闻佛语已，俛仰为礼，地大震动，天于空中，叹未曾有：「拔提释王为求道故，乃能为彼下贱之人曲躬跪拜，我慢之幢，将为崩倒。」时拔提释，受具戒竟，却坐一面，听佛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阿罗汉果，执持应器，而行乞食。诣于塚间，止宿树下，心意泰然，无复怖畏，而作是言：「我于昔日，在王宫时，募索健夫，执持器械，安置左右，故怀危惧。我于今者，出家入道，在此塚间，无复怖畏，快不可言。」

尔时阿难，闻拔提释作是语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拔提释比丘，宿殖何福，生于豪族，出家未久，获罗汉果？」尔时世尊，告阿难言：「汝今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辟支佛，执持应器，而行乞食。时有一人，贫穷饥饿，涉路而行，唯有少饼，规欲自食。见辟支佛，威仪详序而行乞食，心怀欢喜，寻即取饼，施辟支佛。受其饼已，踊身虚空，现十八变，东踊西没，南踊北没，身出水火，如是种种，作十八变。时施饼人，见是变已，甚怀信敬，发愿而去。缘是功德，无量世中，不堕地狱、畜生，天上人中，尊荣豪贵，常受快乐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出家得道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欲知彼时施饼人者，今此拔提释王比丘是。」

佛说是缘时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〇）佛度王子护国出家缘

佛在拘毘罗国吐罗树下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于今者，当往度彼王子护国，使令出家。」作是念已，将诸比丘，至城门中，足蹈门阃，六种震动，雨诸天花，放大光明，照彼城内，盲者得视，聋者得听，哑者能言，跛者能行。时彼王子，覩斯光已，叹未曾有。寻诣佛所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威仪详序，甚可爱乐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住一面，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归白父王，叹佛功德：「若在家者，应作转轮圣王，典四天下，七宝随从，游行自在，尚能舍离，出家入道。况我今者，而不随从求佛出家？」作是念已，前白王言：「唯愿大王！慈哀怜愍，听我出家随从世尊。」时须提王闻太子语，遮而不听。心怀懊恼，断谷不食，一日二日乃至六日。时诸群臣，见其太子不食六日，跪白王言：「太子今者，断谷不食，以经六日，恐命不全。愿王今者，听使出家，故得相见。」时须提王闻诸臣语，听使入道。寻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王子护国比丘，宿殖何福，生于王家，出家未久，便获道果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，王名毘提，兴起兵甲，与邻国王交阵共战。时邻国王，为彼所败，将诸兵众，逃避退去，到旷野中，值

天暑热，无有水草，饥渴欲死。寻即往彼辟支佛所，便示王水草，渴乏得解，导引其道，还达本国。喜不自胜，而作是言：『我等今者，脱此饥渴苦恼之患，皆由蒙彼辟支佛德，今当设供请辟支佛。』作是语已，勅设肴饍种种饮食，请辟支佛，入宫供养。受其供已，寻般涅槃。时王须提，及诸群臣，后妃嫔女，号啼涕哭，悲感懊恼，收取舍利，造四宝塔，而供养之。缘是功德，无量世中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，尊荣豪贵，受天快乐，乃至今者，遭值于我，出家得道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须提王者，由供养辟支佛故，今得值我，出家得道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撰集百缘经卷第九

撰集百缘经卷第十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

诸缘品第十

（九一）须菩提恶性缘

尔时世尊，初始成佛，便欲教化诸龙王故，即便往至须弥山下，现比丘形，端坐思惟。时有金翅鸟王，入大海中捉一小龙，还须弥顶，规欲食噉。时彼小龙命故未断，遥见比丘端坐思惟，至心求哀，寻即命终，生舍卫国婆罗门家，名曰负梨。端政殊妙，世所希有，因为立字，名须菩提。年渐长大，智慧聪明，无有及者；唯甚恶性，凡所眼见人及畜生，则便瞋骂，未曾休废。父母亲属皆共厌患，无喜见者，遂便舍家入山林中，乃见鸟兽及以草木，风吹动摇，亦生瞋恚，终无喜心。时有山神，语须菩提言：「汝今何故，舍家来此山林之中，既不修善则无利益，唐自疲苦？今有世尊，在祇桓中，有大福德，能教众生修善断恶。今若至彼，必能除汝瞋恚恶毒。」时须菩提闻山神语，即生欢喜，寻问之曰：「今者世尊，为在何处？」山神答曰：「汝但眠眼，我自将汝，至世尊所。」时须菩提用山神语，眠目须臾，不觉自然在祇桓中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说瞋恚过恶，愚痴烦恼，烧灭善根，增长

众恶，后受果报，堕在地狱，备受苦痛，不可称计。设复得脱，或作龙蛇罗刹鬼神，心常含毒，更相残害。时须菩提，闻佛世尊说是语已，心惊毛竖，寻自悔喷，即于佛前，忏悔罪咎，豁然获得须陀洹果，心怀喜悦，求入道次。佛即听许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须菩提比丘，宿造何业，虽得为人，常怀瞋恚未曾休息，值佛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

「汝等善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。于彼法中有一比丘，常行劝化，一万岁中，将诸比丘，处处供养。于后时间，僧有少缘，竟不随从，便出恶骂：『汝等佞戾，状似毒龙。』作是语已，寻即出去。以是业缘，五百世中，受毒龙身，心常含毒触娆众生。今虽得人，宿习不除，故复生瞋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尔时劝化比丘恶口骂者，今须菩提是。由于尔时供养僧故，今得值我，出家得道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二）◎长老比丘在母胎中六十年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高门，娉以为妇，种种音乐，以娱乐之。足满十月，便欲产子，然不肯出，寻重有娠，足满十月，复产一子，先怀妊者，住在右肋。如是次第，怀妊九子，各满十月而产，唯先一子，故在胎中，不得出外。其母极患，设诸汤药，以自疗治，病无降损，嘱及家中：「我腹中子，故活不死，今若设终，必开我腹，取子养育。」其母于时，不免所患，即便命终。时诸眷属，载其尸骸，诣于塚间，请大医耆婆，破腹看之。得一小儿，形状如故，头鬓皓白，俯偻而行，四向顾视，语诸亲言：「汝等当知！我由先身恶口骂辱诸众僧故，处此生熟藏中，经六十年受是苦恼，难可叵当。」时诸亲属，闻儿语已，号[口*罍]涕哭，悲不能答。尔时世尊，遥知此儿善根已熟，将诸大众，往到尸所，告小儿言：「汝是长老比丘不？」答言：「实是。」第二第三，亦如是问，故言道是。

时诸大众，见此小儿与佛答对，各怀疑惑，前白佛言：「今此老儿，宿造何业，处在胎中，头发皓白，俯偻而行，复与如来共相答问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大众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。有诸比丘，夏坐安居，众僧和合，差一比丘，年在老耄，为僧维

那，共立制限。于此夏坐，要得道者，听共自恣；若未得者，不听自恣。今此维那，独不得道，僧皆不听布萨自恣，心怀懊恼，而作是言：『我独为尔营理僧事，令汝等辈安隐行道，今复返更不听自恣布萨羯磨。』即便瞋恚，骂辱众僧。寻即牵捉，闭着室中，作是唱言：『使汝等辈，常处闇冥，不见光明，如我今者处此闇室。』作是语已，自戮命终，堕地狱中，受大苦恼，今始得脱，故在胎中，受是苦恼。」

尔时众会，闻佛所说，各各自护身口意业，厌离生死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时诸亲属，还将老儿，诣家养育。年渐长大，放令出家，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老儿比丘，宿殖何福，出家未久，获罗汉果？」佛告诸比丘：「缘于往昔供养众僧，及作维那营僧事故，今得值我，出家得道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三）◎兀手比丘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族望，娉以为妇，作诸伎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产一男儿，兀无有手，产便能语，作是唱言：「今此手者，甚为难得，深生爱惜。」父母怪之，召诸相师，占相此儿。相师覩已，问其父母：「此儿产时，有何瑞相？」父母答言：「此儿产已，作是唱言：『今此手者，甚为难得。』」因为立字，名曰兀手。年渐长大，禀性调顺，聪明黠慧。将诸亲友渐行观看，到祇桓中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赫奕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住一面。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归辞父母，求索入道。父母爱念，不能违逆，将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而白佛言：「今此兀手比丘，宿殖何福，生已能语，然无有手，又值世尊，得获道迹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。有二比丘，一是罗汉，二是凡夫，为说法师。时诸民众，竞共请唤，常将法师，受檀越请。脱于一日，法师不在，将余者行。瞋恚骂言：『我常为汝，洗钵给水，

今更返将余者共行。自今以往，更为汝使令我无手。』作是语已，各自辞退，止不共行。以是业缘，五百世中，受是果报，是故唱言：『今此手者，甚为难得。』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法师比丘作呪誓者，今兀手比丘是。由于彼时供给圣人故，今得值我，出家得道。」

佛说是兀手缘时，诸比丘等，各各自护身口意业，厌恶生死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、阿罗汉者，有发辟支佛心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。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四）◎梨军支比丘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婆罗门，其妇怀妊足满十月，产一男儿，容貌弊恶，身体臭秽，饮母乳时，能使乳坏，若雇余者，亦皆败坏；唯以酥蜜，涂指令舐得济躯命，因为立字号梨军支。年渐长大，遂复薄福，求索饮食，未曾得饱。见诸沙门，威仪详序，执持应器，入城乞食满钵而还，见已欢喜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今当往诣佛世尊，求作沙门，或能得饱。」作是念已，即诣祇桓，求佛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。而行乞食亦不获得，便自悔责，入其塔中，见少坌污，即便扫洒。时到乞食，即便丰足。心怀欢喜，白众僧言：「从今以往众僧塔寺听我扫洒。所以然者？由扫洒故，乞食得饱。」僧即听许，常令扫洒。又于一日，愚痴所缚，眠不觉晓，未及扫洒。时舍利弗，将五百弟子，从他邦来，问讯世尊，见佛塔中有少尘坌，即便扫之。时梨军支便从眠觉，见舍利弗扫洒已竟，心怀怅恨，语舍利弗：「汝扫我地，令我今者饥困一日。」时舍利弗闻是语已，而告之言：「我于今者，自当共汝入城受请，可得饱满，汝勿忧也。」时梨军支闻是语已，心怀泰然。受请时到，共舍利弗入城受请，正值檀越夫妇鬪诤，竟不得食，饥饿而还。时舍利弗于第二日，复更语言：「我于今朝，当自将汝受长者请，令汝饱足。」时到将往，其上中下，皆悉得食，唯此一人独不得食，高声唱言：「我不得食。」尔时主人，都无闻者，饥困而还。尔时阿难，闻是事已，深生怜愍，于第三日，语梨军支言：「我于今朝，随佛受请，为汝取食，定使饱满。」然彼阿难，受持如来八万四千诸法藏门，未曾漏脱，今故为此梨军支比丘，取其饮食，忽然不忆，空钵而还。于第四日，阿难复更为其取食，还归所止，道逢恶狗，所为[齿*齐][口*制]，饮食弃地空钵而还，复

不得食。于第五日，大目犍连复为取食，还归所止，道中复为金翅鸟王，见为搏[口*制]，合钵持去置大海中，复不得食。于第六日，时舍利弗复为取食，到彼房门，门自然闭，复以神力，入其房内，踊出其前，失钵堕地，至金刚际。复以神力，申手取钵，其口复噤，竟不能食；日时已过，口辄自开。于第七日，竟不得食，极生惭愧，于四众前，漉沙饮水，即入涅槃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怪其所由。「梨军支比丘，宿造何业，产则饥饿，初无丰足，复以何缘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中，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曰帝幢，将诸比丘，游行教化。时有长者，名曰瞿弥，见佛及僧，深生信敬，请来供养，日日如是。便经后时，其父崩亡，母故惠施，子极恹惜，遮不听施，乃至计食与母，母故分减，施佛及僧。子闻瞋恚，即便捉母，闭着空屋，锁户弃去，至七日头，母极饥困，从子索食，儿答母曰：『何如漉沙饮水足活？今者何为从我索食？』作是语已，舍之而去。竟不得食，母便去世。其子于后，即便命终，入阿鼻狱，受苦毕已，还生人中，饥困如是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断母食者，今梨军支比丘是。由于往昔供养佛故，今得值我，出家得道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五）◎唱言生死极苦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良贤，娉以为妇，作倡伎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产一男儿，自忆宿命，产已唱言：「生死极苦。」因为立字，名生死苦。年渐长大，凡见人时，由故唱言生死极苦，然于父母师僧耆旧有德，慈心孝顺，言常含笑，终不出于龕恶言语。将诸亲友出城观看，渐次游行到祇桓中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晖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归辞父母，求索入道。父母爱念，不能违逆，将诣佛所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，所见敬仰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生死比丘，宿殖何福，生便能语，自忆宿命，又值如来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善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人寿二万岁，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曰

迦叶。于彼法中，有一沙弥，奉事和上。时彼城中，作大节会，尔时沙弥语和上言：『今节会日，宜早乞食，必当多获。』师即答言：『日时故早，且可坐禅。』第二第三，如是白师，师犹不从。沙弥瞋恚，恶口骂言：『今者何故不舍中死？』作是语已，寻即出去，入城乞食，还归所止，向师忏悔。由是业缘，五百世中，堕地狱中，受诸苦痛，今始得脱，是故唱言生死极苦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骂师沙弥者，今生死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六）◎长者身体生疮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财宝无量，不可称计，选择高门，娉以为妇，种种音乐，以娱乐之。足满十月，产一男儿，身体有疮，甚患苦痛，呻号叫唤，未曾休息。年渐长大，疮皆溃烂，脓血横流，常患疼痛，因为立字，名曰呻号。父母怜愍，设诸方药，虽加疗治，疮无除愈。年渐长大，闻诸人语：「祇桓精舍，有好良医，善疗众病，能令除愈。」寻即往至，诣祇桓中，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晖曜，如百千日，心怀喜悦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说五盛阴苦，是疮是痛，如毒箭入心伤害于人，皆是众病之根本也。时呻号子，闻佛世尊说是语已，深自咎责，向佛世尊，忏悔罪咎，疮寻除差，心怀欢喜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道，得阿罗汉果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呻号比丘，宿造何业，初产之时，身有恶疮，脓血横流，甚可恶见？复以何缘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奈国，有二长者，各悉巨富，资财无量，因相忿诤。其一长者，大赍珍宝，贡奉与王。王纳受已，谗彼长者：『彼人恶心，常怀奸谋，规欲害我。唯愿大王！听我任意治彼长者。』王即然可。寻至其家，执彼长者，系缚榜笞，楚毒无量，举身伤破，脓血横流，痛不可言。时彼长者，既得免已，深自思惟：『有身皆苦，众恶所集多诸灾祸，甚可厌患。我于彼人，无大怨讎，横见伤毁，乃至如此。』即自思惟，诣山林中，观察有为皆是无常，深悟解空，成辟支佛，视诸怨亲，心皆平等。念：『彼长者加恶于我，将来之世，堕于地狱，受大苦痛。我今当往为现神变，令彼开悟。』作是念已，诣长者前，踊身虚空，作十八变。时彼长者，见是变已，深怀渴仰，倍生信敬，即

请令坐，为设肴饍种种供养，向辟支佛忏悔先罪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向彼国王谗其长者、考掠**撈**笞者，今呻号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◎

（九七）◎丑陋比丘缘

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时彼城中，有一长者，选择高门，娉以为妇，作倡伎乐，以娱乐之。其妇怀妊，足满十月，产一男儿形貌极丑，状似恶鬼，有人见者，舍之而去。年渐长大，父母厌患，駡令远弃。乃至畜生，见此丑陋，尚怀怖惧，何况人类？又于一时，诣林树间，采取花果，以自存活。飞鸟走兽，有见之者，无不怖畏，绝迹此林，无敢住者。尔时世尊，常以慈悲，昼夜六时，观察众生，谁应可度辄往度之。知彼丑陋善根已熟、化度时到，佛告比丘：「我等今者，皆当往诣**彼**山林中化彼丑陋。」尔时世尊，将诸比丘，到山林中。时彼丑陋，见佛世尊，即欲避走。佛以神力，使不得去。时诸比丘，各在树下，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。尔时世尊，即便化作一丑陋人，执持应器，盛满中食，渐向丑陋。丑陋见已，形状类己，心怀喜悦：「今此人者真是我伴。」寻来共语，同器而食。时此饭者，香味甘美，既食之已，时彼化人，忽然端政。丑陋问言：「汝今何故，忽然端政？」化人答言：「我食此饭，兼以善心，观彼树下坐禅比丘，使我端政。」丑陋闻已，寻复效之，善心观彼坐禅比丘，寻得端政。心怀喜悦，即向化人，深生信解。于时化人，还复本形。丑陋见佛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，如百千日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即于佛前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道，得阿罗汉果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丑陋比丘，宿造何业，虽受人形，丑陋乃尔，复值世尊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善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中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曰弗沙，在一树下，结跏趺坐。我及弥勒俱为菩萨，到彼佛所，种种供养，而翘一足，于七日中，说偈赞佛：

「『天上世间无如佛， 十方世界亦无有，
世界所有悉能见， 无有能及如佛者。』」

「尔时菩萨，说是偈已，时彼山中，有一鬼神，作丑陋形，来恐怖我。我以神力，令彼行处悬崖峻岨不能得过。时彼山神，即作是念：『我以恶心恐怖他故，令我今者行处峻难不可得过。今当往彼忏悔先罪。』作是念已，寻即往诣，忏悔讫已，发愿而去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山神恐怖我者，今此丑陋人、得罗汉者是。恐怖我故，五百世中，形体丑陋，见者惊走；皆由彼时忏悔辞退，遭值于我，出家得道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八）◎恒伽达缘

佛在波罗[木*奈]国鹿野苑中。时彼国中，有一辅相，其家大富，然无儿息。时恒伽河边，有摩尼跋陀天祠，合土人民，皆共敬奉。时此辅相，往诣祠所，而呪之言：「我无子息，承闻天神有大功德，救护群生，能与其愿，今故自归。若蒙所愿，愿赐一子，当以金银庄校天身，及以名香，涂治神屋；如其无验，当坏此庙，屎涂汝身。」天神闻已，自思惟言：「此人豪富，力势强盛，非是凡品得为其子，我力渺少不能与愿，愿若不果，必见毁辱神庙。」便复往白摩尼跋陀。摩尼跋陀力不能办，便复往诣毘沙门王，自启此事。毘沙门王言：「亦非我力能使有子。寻诣天帝，从其求愿。」毘沙门王实时上天，启帝释曰：「我有一臣摩尼跋陀，近日见语，云波罗奈国有一辅相，从其求子，结立重誓，我愿既遂，倍加供养；所愿若违，当破我庙，而加毁辱。彼人豪凶，必能如是。幸望天王！令其有子。」帝释答言：「斯事甚难！当觅有缘。」时有一天，五德离身，临命欲尽。帝释告言：「卿今垂终，可愿生彼辅相之家？」天子答言：「意欲出家奉修正行，若生尊荣，离欲则难，欲在中流冀遂所愿。」帝释复白：「但往生彼；若欲学道，吾当佐汝。」天子命终，降神受胎辅相之家。即生出外，形貌端政，即召相师，为儿立字。相师问曰：「本于何处求得此儿？」辅相答曰：「昔从恒伽天神求之。」因为作字，名恒伽达。年渐长大，便启父母求索出家。父母答言：

「吾今富贵，生业弘广，唯汝一子，当嗣门户。吾今存在，终不听汝出家入道。」儿不从志，深自惆怅，便欲舍身，更求凡处。「于中求出，必可易也。」于是密去，自投山岩，既堕在地，无所伤损。复至河边，投身水中，水寻漂出，亦无所苦。复取毒药，而吞噉之，毒气不行，无由致死。复作是念：「当犯官法，为王所杀。」值王夫人及诸嫔女，出宫到园池中渗洗，解脱衣服，置林树间。时恒伽达，密入林中，取其服饰，抱持而去。门监见之，即便将往，白阿闍世王。王闻此事，瞋恚隆盛，便取弓箭，自手射之；

而箭还返，正向王身。如是至三，不能使中。王怖投弓，问彼人言：「卿为是天龙鬼神乎？」恒伽达言：「赐我一愿，乃敢自陈。」王曰：「当与。」恒伽达言：「我非是天，亦非龙鬼，是舍卫国辅相之子。我欲出家，父母不听，故欲自杀更生余处，投岩赴河饮毒不死，故犯王法望得危命。王今加害，复不能中。事情如是，何酷之甚？愿垂怜愍，听我为道。」王寻告曰：「听汝出家。」因复将到，诣于佛所，启白世尊如向之事。于时如来，听为沙门，法服在体，使为比丘。佛为说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。

时阿阇世王，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恒伽达，先世之时，种何善根，投山不死，堕水不溺，食毒无苦，箭射无伤，加遇世尊，得度生死？」佛告王曰：「乃往过去无数世，时有一大国，名波罗[木*奈]国，其王名曰梵摩达多，将诸宫人林中游戏，遣诸嫖女辈激声而歌。外有一人，高声和之。王闻其声，便生瞋妬，遣人捕来，勅使杀之。时有大臣，从外而来，见此一人而被囚执，何缘乃尔？其傍诸人具别事状。臣曰：『且停！待我见王。』大臣进入，启白王言：『彼人之罪，不至深重，何以害之？虽和其音，而不见形，既不交通奸淫之事，幸愿垂怜，原其生命。』王不能违，赦不刑戮。其人得脱，奉事大臣，懃谨无替。如是承事多年，便自思惟：『淫欲伤人，利于刀剑，我之困厄，皆由欲故。』即语大臣：『听我出家遵修道业。』大臣答曰：『不敢相违，学若成道，还来相见。』即诣山泽，专思如理，精神开悟，成辟支佛，还来城邑，造大臣家。大臣见已，心大欢喜，请供养之，甘饍饮食，四事无乏。时辟支佛，于虚空中，现神变化，身出水火，放大光明，大臣见之，欣然无量，便立誓愿：『由我恩故，命得全济，使我世世富贵长寿，殊胜奇特数千万倍，令我智德相与共等。』」佛告王曰：「时彼大臣救活一人令得脱者，今恒伽达是。由是因缘，所生之处，命不中天，今得值我，逮得应真。」

佛说此已，诸在会者，信敬欢喜，顶戴奉行。

（九九）◎长瓜梵志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彼城中，有一梵志，名曰蛭驶。有其二子，男名长瓜，女字舍利。其男长瓜，聪明博达，善能论议，常共其姊舍利，凡所论说，每常胜姊；姊既妊娠，共弟论议，弟又不如。时弟长瓜，而作是言：「我姊先来，共我论议，常不如我，怀妊以来，论议殊胜，乃是胎子福德之

力。若子生已，论必胜我。我今当宜游方广学四韦陀典十八种术，然后还国与[外*男]甥论。」作是念已，诣南天竺，习学诸论，「若未通利为第一师，誓不剪爪。」于是其姊，日月满足，产一男儿，因母立名，字曰舍利弗，端政殊特，聪明黠慧，博达诸论，难可酬对。时王舍城中诸梵志等，击大金鼓，招集国人十八亿众，会乎论场，敷四高座。时舍利弗，年始八岁，会乎论场，问诸人言：「敷四高座，为欲待谁？」诸人答言：「一为国王，二为太子，三为大臣，四为论士。」时舍利弗，闻是语已，辄升论士高座而坐其上。时诸宿德耆旧梵志，一切时众，无不惊怪，作是念言：「我诸论士，共彼小儿，论议得胜，不足为荣；其若不胜，大可耻愧。」作是念已，即遣下座小婆罗门，共舍利弗论，粗相答问。时婆罗门等，辞穷理屈，渐次相推，遂至上座，其论议不过数返，尽皆不如。时舍利弗，论议既胜，名声远着于十六大国，智慧博通独出无侣。后于一时，于王舍城，升高楼上，四顾视瞻，见城内人节庆聚会，便自思惟：「斯等蠢蠢百年之后，廓然归无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下高楼，外道法中，出家求道。尔时世尊，初始成佛，时十六大国，都未闻知，如来大慈欲教化故，遣阿鞞比丘，诣王舍城，分卫乞食。时舍利弗，见其威仪详序可观，作是念言：「斯是何人，福德乃尔？我从先来，未见此比丘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前问曰：「汝事何师，法则乃尔？」时阿鞞比丘，说偈答曰：

「吾师天中天， 三界无极尊，
相好身丈六， 神通游虚空。」

时阿鞞比丘，说是偈已，默然而住。时舍利弗，语阿鞞言：「汝师容貌神通，我久已闻。为悟何道，得如是乎？」时阿鞞比丘，复以偈答：

「花熏去五阴， 拔断十二根，
不贪天世乐， 心净开法门。」

时舍利弗，复问阿鞞比丘言：「汝师所说，为经几时？习学何法？」阿鞞比丘，复以偈答：

「我年既幼稚， 学日有初浅，
岂能宣正真， 如来广大义？」

时舍利弗，复语阿鞞言：「汝师所说，幸见告示。」尔时阿鞞，复以偈答：

「一切诸法中， 因缘空无主，
息心达本原， 故号为沙门。」

时舍利弗，闻此偈已，心即开悟，得须陀洹果。尔时目连见舍利弗颜色怡悦，而问之言：「我昔与汝，先有要誓，若有先得甘露法味，要当相语。我今观汝，以有所得，颜色怡悦。」时舍利弗，即以上偈，为其目连三遍说之。目连闻已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。时舍利弗、目连，各获道迹，心怀欢喜，还自徒众，具以上事，而向说之。「我今欲诣求佛出家，汝等云何？」时诸弟子，各白师言：「大师今者若当习学瞿昙所说，我弟子等亦当随从。」时舍利弗、目连闻是语已，将诸弟子各二百五十人，随阿鞞比丘，诣于竹林。见佛世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听许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，诸天世人之所敬仰。

尔时长瓜梵志，闻舍利弗出家入道，瞋恚懊恼，而作是言：「我此[外*男]甥舍利弗，禀性聪慧博通群籍，十六大国宿旧论师咸服其德，如何忽然舍此高名奉事瞿昙？」即从南天竺来诣佛所，与佛论议。尔时世尊，告梵志曰：「汝今所见，非是究竟涅槃之道。」时彼梵志，闻是语已，默然不答。如是三问，亦复默然。时金刚密迹于虚空中以金刚杵拟梵志顶：「汝若不答，我以此杵碎破汝身。」尔时梵志，心怀惶怖，流污拉垢，无所归趣，即自引负，寄颜无所，便于佛前，心怀敬伏，求索出家，为佛弟子。佛即听许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道，得阿罗汉果。

时诸比丘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梵志比丘，宿殖何福，舍邪就正，值佛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[木*奈]国有辟支佛，在于山林坐禅思惟。时有五百群贼，劫掠他物，将欲入彼山林树间。时彼贼帅，先遣一人，往看林中无有人不。见辟支佛在一树下端坐思惟，即前牵捉，系缚将来，到贼帅边，欲共杀之。时辟支佛，作是念言：『我若默然，为彼所杀，增其罪业，坠堕地狱，无由出期。我今当为现于神变，令彼信伏。』作是念已，身升虚空，东踊西没，南踊北没，身出水火，或现大身，满虚空中，而复现小，如是展转，作十八变。尔时群贼，见是变已，甚怀惶怖，即便各各五体投地，归诚忏悔。时辟支佛，受其忏已，设诸肴饍，请辟支佛，发愿而去。缘是功德，无量世中，不堕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，天上人中，受天快乐，乃至

今者，遭值于我，出家得道。」佛告诸比丘：「欲知彼时贼帅人者，今长爪梵志比丘是。」

尔时诸比丘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〇〇）◎孙陀利端政缘

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时波斯匿王夫人怀妊，足满十月，产一男儿，容貌端政，世所无比，两目明净如拘那罗鸟。时王因名字拘那罗。着诸璎珞上妙衣服，遣人抱行，遍诸聚落，问诸人言：「世间叵有如似我儿端政者不？」时聚落中，有诸商人，白大王言：「愿王见恕！施我无畏，乃敢陈说。」王即答言：「但道莫畏。」于是商人白大王言：「我所居止聚落之中，有一小儿，字孙陀利，端政殊妙，容貌似天，胜于王子，百千万倍，不可为比。又儿产时，舍内自然有一涌泉，香水冷美，有诸珍宝，充满其中。」时波斯匿王，闻商人语，寻即遣使勅彼聚落云：「我自当往彼观孙陀利。」时聚落主，闻王欲来看孙陀利，便共议言：「王今来者，用何瞻待？不如先送。」作是议已，即便庄严孙陀利，着诸璎珞上妙服饰，往送与王。王见孙陀利，端政殊妙，世所无比，深生疑怪，叹未曾有。即将小儿，往至佛所，欲问所由受如是身？小儿见佛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光明普曜如百千日，心怀欢喜，前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即为其说四谛法，心开意解，得须陀洹果，求索出家。佛即告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便成沙门。精勤修习，未久之间，得阿罗汉果。

时波斯匿王，见是事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孙陀利比丘，宿殖何福，生时自然，有此泉水及诸珍宝，充满其中，又值世尊，出家得道？」尔时世尊，告波斯匿王：「汝今谛听！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此贤劫中，波罗[木*奈]国有佛出世，号曰迦叶，有一万八千比丘，在山林中，坐禅行道。时有长者，偶行值见，心怀欢悦，即还归家，备办香水，澡浴众僧，设诸肴饍供养讫竟，复以珍宝投之瓮水，奉施众僧，发愿而去。缘是功德，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，常有池水珍宝随其俱生。」佛告大王：「欲知彼时大长者子，澡浴众僧设供养故，常得端正者，今孙陀利比丘是。」

尔时大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撰集百缘经卷第十

【经文信息】 大正藏第 04 册 No. 0200 撰集百缘经

【版本记录】 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38 (Big5), 完成日期: 2011/03/04

【编辑说明】 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(CBETA) 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 萧镇国大德提供, 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, 北美某大德提供, 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 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, 详细内容请参阅 [【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】](#)
